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墨子閒話

(一)

孫詒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墨子閒話

(一)

孫詒讓著

國學小叢書

俞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闕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埋終古矣。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旣闕。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撮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

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惟尙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自序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尙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憐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准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拮。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敵。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說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沉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徧通塗徑。多所謚正。余昔事讎覽。旁摭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臧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臧本同。顧千里校道臧本。臧本。明正統十年。梁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屬。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季本。未知孰是。明槧諸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厓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冊端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雜檢攬。舊校疑滯殊衆。掣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糞繡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庠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僚。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迂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迂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藝族氏之藝。今本迂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慳虺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赫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赫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赫斲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挽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待。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違迂。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蚺。虎爲霍。兵法諸篇之幘爲順。又爲類。芒爲芸。稗爲杯。其歧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論說之文。舊校精瑣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箸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宜究其指。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旣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 一 親士脩身 辭過所染 法儀二 尙賢上 三 尙同上
- 下 七 天志上八 非樂上下 九 非命上十 經上 十一 大取五 非攻上 十二 公貴六 節用上
- 十三 魯問十四 水備城門突備高臨備梯下 十五 迎敵祠十一 取耕柱 十二 公貴孟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 篇目考 佚文 舊敍

後語二卷

- 上 墨子傳略 墨子年表 墨子傳授考
- 下 墨子緒聞 墨家諸子鉤沈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選甲子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為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為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瑣。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贖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逐錄別冊存之。此

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卷。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滄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藁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余曰。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剗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窅。不無望文主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闕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睇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

墨子閒詁

卷一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

說未塙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也案畢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尙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書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 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 說文思部

也 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 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

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尙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爲長卽訓爲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

正天下高誘注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詒讓案呂氏春秋而尙云正治也亦非

攝中國之賢君 畢云尙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此義與彼同

謂越王之威足以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 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也抑

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 太上無敗 畢云李善文選注

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 太上無敗 畢云李善文選注

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 其次敗而有以成 此之謂用民 言用上公注老子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如好利之不肯苟安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

厚而薄貴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據上文

作納或體作納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說近是雖雜庸民終無怨心

退從或體作納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說近是雖雜庸民終無怨心

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傷迫也傷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諂下傷上國與傷臣同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為弗說文上必有諂諂之下廣雅釋訓云諂諂語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暨

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容諂諂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延延畢云支苟二字疑誤洪頊煊云

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訛俞云支苟乃積樹二字之取音說文禾部穡穡也徐鍇曰穡穡不伸之

上必有諂諂之下是也案洪謂苟為敬字之譌是也而以支為致則未搞俞說尤誤以文義推之上文所謂

為交形近而譌經說上篇圍規寫交也今本交亦誤支是其證敬讀為敵交敵謂交相敵成也苟焉可以

長生保國王云焉字下屬為句焉猶乃也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華云當為瘖瘖說文云瘖不能

下篇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瘖於金於甘二切瘖無聲也則作瘖亦是詒讓案瘖瘖字同尚賢

之瘖瘖上無聞則吾謂之雙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則謂之瘖遠臣則喑范望太玄經注云喑猶喑也

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頤師古注云吟古吟字畢怨結於民心蘇云瘖瘖諂諛在側

善議障塞蘇云側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畢云歸讀如

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說文金部云錐銳也。釋此其銛。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齊人歸女樂

之。控有五刀。此其錯。廣雅釋詁云錯磨也。錯者必先靡也。畢云挫靡為龍。靡字靡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

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為韻。案畢說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上文曰今有五錐。此其銛者必先挫。有

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光。近字古文作岸。

篆書作茂。兩形相似而說案。說也是也。意林引此二句。近正作先。莊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暴蛇者蓋以求雨。淮南子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許慎注云。黑蜮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與雲雨。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

也。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篇云。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孟賁之殺。其勇也。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

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於孟賁。生拔牛角。史記范雎傳集解引許慎漢書。西方朔傳。顏師古注。並云孟賁。案依世紀。說則賁在墨子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西施之沈。其美也。

蘇云。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西施亦死也。墨子

書記當時事。必有據。後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誣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

御覽。吳起之裂其事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車裂。亦見范論訓。及韓詩外傳。一呂氏春秋執一篇

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

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和受命為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况非樂上篇說齊

康公與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

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

濶淺與谿陝對文因假逝為境塙者畢云境塙當為礪礪礪石也見說文俗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

中淮南子齊俗訓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畢云脩治之字从多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翕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

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

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即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

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建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

本篤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見家語六本篇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頌那置我鞞鼓

不附無務外父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闔無務博聞上句並無者字是其證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

戚不附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案古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

業附雅釋詁舉物而闔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

句畢讀見毀句畢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譌于今據道藏本正王

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譖慝即譖慝傳二十八左傳閉執譖慝之口是也譖與譖古字通故小

雅巷伯篇取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並引作取彼譖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譖慝之言也故下文

曰雖有詆訐之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賁云批扞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即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賁云批扞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即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賁云批扞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即

莊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字當為寯。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

相似，故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非，是其明證。義之從非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與弗

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

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肢，體

官敘官，鄭衆注云：訓讀為馴。訓與爾雅釋訓義同。謂出口者皆典雅之言。暢之四支，四肢也。或作肢。支

於四支，孔穎達疏云：四支猶言手足。接之肌膚，小爾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

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注：華髮墮顛，道藏本：顛作巔，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

云：捷，養也。案捷，接字亦通。高失其義。華髮墮顛，道藏本：顛作巔，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

齊宣王謂闔丘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俞云：徧，亦辯也。儀禮

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擯于三豆。今文辯：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

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

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

才不固者，其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塙詁。又引說文：以幾為禾，則失之愈遠矣。雄而不脩者，畢

勇。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云：舊从禾，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滅也。名不徒生而譽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云：

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

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當為非，在身而情，當為情近形而誤。上云：路當為務，即冢上務為

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善無主，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失之。」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伐戴，穀梁作伐，載釋。思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畢云：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中山尙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爲墨子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

後一篇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言字疑衍，公羊隱十一年何休注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於蒼則蒼，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染於黃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云：「一染謂之經，再染謂之積，三染謂之纒，必讀爲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義崩薨篇引畢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爲，而已則爲五色矣。畢云：呂氏春秋無則字，後漢書注引作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而巳則爲五色矣。畢云：呂氏春秋無則字，後漢書注引作爲。

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治要作可，不愼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畢云：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舜染於許，由高誘云：城人堯聘伯陽，陽號聘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聘也。詰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續之不至，伯陽陽號聘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聘也。詰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續也。然後成注云：伯陽陽號聘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聘也。詰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續也。得六人曰：維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柏陽，北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

也。然後成注云：伯陽陽號聘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聘也。詰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續也。得六人曰：維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柏陽，北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

仲虺高誘云仲虺居薛為湯之左相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得其人故曰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

天地高誘云蔽猶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高誘云德以為喻也夏桀染於干辛畢云呂氏春秋云夏

干辛崇侯與之為惡則行表又作干辛同說苑詒讓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桀用羊辛漢書顏注云干辛

桀之勇人也抱朴子推哆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

良規篇亦作干辛推哆今人表作雅侈詒讓案推哆爰子春秋諫上篇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侈蟬子

推移疑篇又作侯修淮南子主術訓又作殷紂染於崇侯惡來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羸姓飛廉之子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治要作文諛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虢注云虢榮二

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厲即虢字之譌今本作厲字又後人所改蘇云厲公虢君

長父呂氏春秋當染篇厲王染於虢公長父厲流於冀楊注引此云虢公與執公不同不知孰是或曰執公

詒讓案荀子成相篇云執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冀楊注引此云虢公與執公不同不知孰是或曰執公

長父即詩云虢公長父也執或作郭案荀子別本作郭與呂覽合是也虢古通洪以爲虢之譌亦近是蘇

以厲為虢公證未塙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虢仲今

本紀年出於據否榮夷終呂氏春秋當染同國語周語厲王說榮夷公為卿士韋注云榮國名夷也書敘

拾未知足據否榮夷終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夷公蓋

蔡公

好利近榮夷公蘇終一本作公史記厲王幽王染於傅公夷治要作幾蘇云傅公夷無放周語惠王時

穀畢云蔡一本作祭呂氏春秋作饒公敦竊謂當從呂覽作祭公為是祭為周畿內國周公少子所封自文

公謀父以下世為卿士於周隱元年所書祭伯來者即其後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

若蔡當幽王時唯有釐侯所事不聞更有名穀者案蘇說是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

僂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僂辱也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舊本稱下悅此字今據道藏本補

亦同高誘云稱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齊桓晉文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

其惡以為戒也稱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齊桓晉文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

亦同高誘云稱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齊桓晉文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

其惡以為戒也稱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齊桓晉文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

亦同高誘云稱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齊桓晉文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

其惡以為戒也稱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齊桓晉文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

亦同高誘云稱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齊桓晉文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

其惡以為戒也稱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齊桓晉文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

軍卽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譌爲高買子過秦篇據億丈之軍今本軍譌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草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郭偃也俞云高亦郭之譌非郭氏之郭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梁玉繩云高與郭聲之轉也俞云高亦郭之譌非郭氏之郭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梁之爲皋楚莊染於孫叔孫叔敖也洪适隸釋漢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不知何據沈尹畢門也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能有沈尹蒸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案申尹筮巫筮皆字之誤李惇云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筮案申尹筮巫筮皆字之誤李惇云宣十二年左傳郟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爲沈尹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楚樊姬事與淮南子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卽虞邱子令尹者其爲正也至余知古渚宮舊事作沈尹華以呂氏春秋去宥篇攷之乃楚威王臣蓋誤并爲一也吳闔閭

染於伍員吳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越句踐染於范蠡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

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越句踐染於范蠡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

吳越春秋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禽楚之郢人詒讓案文選豪士賦序李注引此五君者所染

常舊說者字今據治要故勦諸侯功名傳於後世功字無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胖治要長作張畢云呂

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詒讓案左哀五年傳初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此長柳朔王生卽張柳朔王生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複

姓漢書藝文志有長柳占夢但據左傳則朔生乃范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

氏之賢臣朔并死范氏之難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

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詒讓案呂覽注荀子當作荀文子卽寅證也見定八年左傳吳夫差染

於王孫雒雒春秋改雄云舊誤作雒盧文弨云今外傳吳語王孫雒舊宋本作王孫維墨子所染雒同吳

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世家周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為之說曰漢改洛為雒
 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蔡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于遂會雒戎傳作
 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漢以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氏證之
 則雒字之或宜顧廣圻校同王云虛說是有也諫書雒字或作雒與雒相似故雒為雒困學紀聞左氏類引
 國語呂氏春秋並作雒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太宰嚭注呂氏春秋云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嚭云高誘
 孫頤頤即雒之鵠則其字之本作雒益明矣太宰嚭注呂氏春秋云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嚭云高誘
 語為伯州犂孫史記吳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杜預春秋釋例說並同唯高誘
 呂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注以為州犂之子諶也國語吳語章注諶與高同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云
 搖一本作瑤詒讓案呂氏春秋當染亦作瑤高誘注云智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國語
 晉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雖必至矣章注云伯國晉
 大夫知氏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案知國張
 武蓋即知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人閭訓云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
 染於魏義偃長中山為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擊至魏王二十年為
 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有武公桓公七年使樂羊圍中山尚者當為最後之君案中山即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
 始見於傳其初亡於魏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尚者當為最後之君案中山即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
 擊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文王四年滅之並見史記趙世家及樂毅傳據水經滹水酈道元注及
 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為魏所滅則尙或即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蘇以為魏
 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為魏所滅則尙或即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蘇以為魏
 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丹范雎同時其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尙屬魏則牟
 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尙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張湛又以子牟為魏文侯子蓋根
 牟與牟為一人其說尤謬則楊偉已疑之矣畢引高說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宋康染於唐鞅佃
 不禮宋策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獻佃不禮荀子解蔽篇楊注引亦作田不禮漢書古
 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
 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罪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
 逐戴子又云唐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趙世家無幾何主父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云唐鞅於欲權而
 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主父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云唐鞅於欲權而

康之末年或即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之亡相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十三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值且與中山之亡相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中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爲墨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闢墨子正在墨學方盛之時其必不然也審矣

殘亡春秋作皆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荀子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君臣離散民

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廣雅

道也行理性於染當畢云性常爲生一本作在誤詒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高誘云論猶擇也而佚於治官佚治

逸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適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

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高誘云不知所行之要約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高誘云所從染不得其人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以後至篇末與呂氏春秋當染籍文絕異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畢云理猶治

也則段干木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論讓案呂覽尊師篇又云段干木晉

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禽子詳公輸篇畢云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傳說之徒傳說見尙

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禽子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傳說之徒賢中篤此

不類疑後人所增竄也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云有兼聽之明而無奮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

友是與比周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蘇云春秋時子

公孫夏一爲楚鬪宜申一爲楚公子申茲所舉蓋鬪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音文舊作

刀非玉篇云刀丁么切亦姓俗作刁案論語憲問篇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

曰楚令尹子西此子西或亦斥楚公子申蘇說未瑋易牙豎刀並見公羊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當爲

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

三者莫可以爲治法。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

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

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

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

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治要知天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大小治要作小大。皆天之邑也。

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牝羊。畢云：當云：豕也。玉篇云：豕，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

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豕。蘇云：案牝，豕也。玉篇云：豕，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乃芻牛兩字，而誤合爲一者，文當云芻牛、羊。絜爲酒禮，黍盛，畢云：潔字正作絜。說文云：黍，稷也。以敬事

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

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

人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

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畢云：舊脫愛字。以意增。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

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廣雅釋詁云：賓，敬也。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廣雅

釋詁云：詬，罵也。左昭十三年傳：楚靈王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詈辱也。其賊人多，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相對案俞校是也。今據乙。故天禍

之使遂失其國家。遂與隊通。易震遂泥。釋文云：遂，荀本作隊。俗作墜。謂刑也。荀子非相篇云：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為天下大譽。楊注云：墜與隊同。

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二篇所論皆節用之餘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而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倭，舊本持譎待愛倭，譎憂反。羣書治要引待倭，守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為己而不為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通。逸周書大開篇：禱無愛玉，今本愛譎作憂，譎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譎，俞云：王說是矣。然以憂為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豈言持祿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交，意即養之，段字，古同聲通用。後人不達，假借之，旨改其字，作憂，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倭，即交字通。今從治要，管子七臣七主篇云：好倭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云：以黨舉官，則民務倭，而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倭，而不為主用，並以倭為交。此云愛倭，猶管子云：好倭，務倭也。韓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祿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俞合荀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並云：持祿與此書同，而養交之文，則與此書微異。俞君脩法討臣，臣懼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案，拂正字，拂，段字，說文手部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弗拂，楊注云：拂，遠也。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弗拂，楊注

傳云。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

上句信字。舊本譌言。又無兩。六患也。畜種菽粟。畜治。要作蓄字。通。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亦有以字。荀子正名篇。楊注云。事。任使也。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

無疑當爲亡。畢。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畢。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畢。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

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畢。仰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畢。食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

用不可不節也。力。畢。本作立。云立節爲韻。案畢本譌。今據道藏本。及明刻本。正。王云。畢。說非也。五穀盡收。

則五味盡御於主。獨斷云。御者進也。凡不盡收。則不盡御。白虎通。諫諍篇云。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

主在厚部。御在御部。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俞云。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爲二穀不收之名。疑旱

饑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饑。猶僅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畢。旱

不升。謂之饑。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畢。旱

漢書食貨志云。賈擔餽餽。師古曰。餽亦饋字。音須。饋餽。邵晉涵云。餽與

賈通。鄭注。月令曰。賈乏也。王云。須。餽餽。不得謂之餽。畢。說非。邵說是也。五穀不收。謂之饑。畢。引作飢。誤。此飢

餓字。又畢本。此下增五穀不執。謂之大饑。八字。云。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饑。六穀不升。謂之饑。七穀不升。謂之饑。八

穀不升。謂之饑。九穀不升。謂之饑。十穀不升。謂之饑。十一穀不升。謂之饑。十二穀不升。謂之饑。十三穀不升。謂之饑。十四

穀不升。謂之饑。十五穀不升。謂之饑。十六穀不升。謂之饑。十七穀不升。謂之饑。十八穀不升。謂之饑。十九穀不升。謂之饑。二十

穀不升。謂之饑。二十一穀不升。謂之饑。二十二穀不升。謂之饑。二十三穀不升。謂之饑。二十四穀不升。謂之饑。二十五

類聚增大便二 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稟食謂有稍食而無祿也說文齒部云稟賜穀也周禮注云食稍食也又宮正注云稍食祿稟 故凶饑存乎

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

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牛肉則唯食魚腊不特殺也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鵝鷄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圍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白虎通蓋據天子而言故云三

牲大荒不特殺則大夫徹縣周禮小胥云鄉大夫判縣鄭注謂左右縣曲十不入學周書羅匡篇云成年

務穡是不君朝之衣不革制君朝之衣天子皮弁服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司服云既朝則皮弁服鄭注

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細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是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周書大匡篇云大荒祭服漸不制朝服輕於祭服不制明矣蘇云革改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盛日殯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殯饗即饗殯也饗雍古字通案王說是也繼匡篇云年儉實祭以中

盛年饑則勤而不實大荒徹駟駟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塗不芸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

塗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

井中畢云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其母必從而道之蘇云道與導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

隊畢云言重于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疚於隊當作此疚重於隊其子疚病也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

善畢云說文云季穀執也故曰時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為者疾食者

衆則歲無豐俞云疾當為寡為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為者疾則

歲無凶為者緩食者衆則歲無豐此上文咸以歲善與歲凶對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

舉是其證今本稅食者寡至為者緩十字文義遂舛悟不合矣

故先民以時生財。禮記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書伊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

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

書曰湯五年旱。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

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詒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

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

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此其離凶餓甚矣畢云離讀如羅詒讓案凶餓當作凶饑即家上三穀四穀不收而

是古書本有二說也。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

餓而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

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要離殺吳王子慶

廉驚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

春秋國間內傳並以慶忌為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許注以為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猛

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貢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

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國間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夫桀

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禦敵謂之待魯語帥大難以憚小國其誰桀紂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湯以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

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畢云寶爪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周書

篇云極賞則民買其上買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

為棺槨畢云舊作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畢云當為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揚涼曰謝榭死又脩墳墓

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

敵則傷畢云離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

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

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傳篇文

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考穀梁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

先秦所傳夏箴之辭蓋即指此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與周書同而今本悅之

辭過第六畢云辭受之字從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詒

子墨子曰古之民畢云太平御覽未知為宮室時畢云舊脫室字據太平御覽增詒讓案趙蔣長短經適

居櫓巢則就陵阜而居穴而處穴上疑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畢云王太平

引作曰室高足以辟潤濕謂堂基之高舊本悅室字今據羣書治要補辟治邊足以圉風寒畢云邊

非園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上足以待雪霜雨露王引之云待禦也節用宮牆之高禮記儒行鄭注云

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畢云謹廬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舊本悅凡字今據治

是故聖王作為畢云當云以其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蘇云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道藏本則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本此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文弼校云當

也長短經夏則絺綌之中說文糸部云絺細葛也綌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綌上足以為輕且清仍作煖夏則絺綌之中加中衣此即以絺綌為中衣則內衣通得謂之中也至且十二

字畢本據北堂書鈔增煖夏則絺綌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與冬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

書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為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謹此則止故聖

人之為衣服蓋本批之字適身體和肌膚畢云北堂書鈔引云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長短經非

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

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感治要同案當為惑是以其民儉而易治長短經引儉其

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贍高誘曰贍足也魯讀如澹然無府庫實滿足以

待不然不然謂非常之變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兵革不頓襄四年

兵不頓杜注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舊本作王長短經同今其為

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治要作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長短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

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舊本倒作衣之俞云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詒讓案長短經正作以為文

麗也文選七發李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大戴禮記保傅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毗珠以

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治要作此非云益煖之情也俞云情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

曰冬則輕煖夏則輕清而此獨言煖者衣固以煖為主耳單財勞力單亦盡也畢歸之於無用也舊本批

要以此觀之。以長短增。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有也。字。下。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

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治要長短。經。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

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治要無。素食而分處。蔬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主。

術訓云。夏取果。秋畜蔬。食。疏俗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云。草木。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魏說文云。魏。

之實為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即此素食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魏說文云。魏。

持而種之。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呂氏春秋重己篇云。昔先聖王之為。

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治要。故字。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治要無。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

蕪與烝通。毛詩小雅。瓠葉傳云。炕火曰炙。禮記禮運。鄭注云。炙。貫。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舉本。

之。火上治。要無魚鼈二字。舉云。太平御覽。引此炙。作庖。鼈作繁。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舉本。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胃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字。與上文相復。舉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

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

以下十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轉為完足。語。

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趙岐。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饈。若覆食。

注云。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自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饈。若覆食。

之。稱是也。饈。說文云。飯傷濕也。洪云。案飾饈。與凍冰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壞。飾饈當作饈。饈。爾雅。釋器。食。

體謂之饈。郭璞注。飯饈。臭論語。鄉黨。食饈而餽。孔注。饈。饈。臭味變也。飾本。作飭。饈。飭。字。形相近。俞說。同。張。

文虎云。覆食之。饈。義不當為飾。飾。饈。羣書治要。引作餽。饈。是也。玉藻。日中而餞。注云。餞。食朝之餘也。論語。

鄭注云。食餘曰餞。餞。饈。者。謂食餘而致。饈也。案洪說。近是。飾。治要。作餞。則疑。餞。之。借字。荀子。正名篇云。香。

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鼻。楊注云。酸。暑。濕。之。酸。氣也。於此。義亦得通。張。文。生。訓。不足據。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

凍餒。舉云。當為餒。說。雖欲無亂。據太平御覽。增。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上。王校。增之。字。當為。

墨子閒詁 一 卷一 辭過第六 二十一

食飲當作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

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詒讓案：治要亦引作完。意林同。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

令不急而行。令，治要作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畢云：王云，治要亦作上。足下治要有以字。故

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全，治要亦作完。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詒讓案：故

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治要

作飢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衰。治要姦衰多則刑罰深。此句首舊本

王云：舊本兩姦衰脫其一。則刑罰深則國亂。治要國上衍固字。畢云：太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

誠常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同字。諺云：當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

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

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私謂妾媵私人。顧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口索。左襄二

特也。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畢云：上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

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女舊作子。一本如此。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

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

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及湯及武王也。詒讓案此篇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詒讓案公問於子墨子曰：夫子曰：曰三字而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

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是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鐘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

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鐘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

竽瑟之樂。周禮小胥云：竽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穎達疏：以為

琴瑟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士曰琴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

北而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說題辭亦謂樂無大夫士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

略同。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只作賦。息於聆缶之樂。畢云：聆當為箠，聆缶太平

部七缶下鈔本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缶下引墨子並作聆缶。聆亦聆之。聆蓋墨子書箠字本聆

吟今本謬作聆。諸類書謬作吟。而缶字則皆不謬也。其刻本御覽作吟。聆者後人不知吟為聆之謬，遂改

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箠，相和而歌。盆即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案王說是也。說文瓦

部云：箠也。似拊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

也。趙宋陳魏之間謂之稅。郭璞注云：盆也。史記李斯傳：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方言云：

稅猶脫也。畢云：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子墨子曰：昔

者堯舜有茅茨者。畢云：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俞云：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

不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蘇云案列女傳云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尚書大傳云國君之國也吾聞海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去與此言合

命曰護又脩九招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

則未全挽也畢說未審風俗通義聲音篇云湯作護護言救民也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

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並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漢書禮樂志同護護字

亦通九招卽書阜陶謨籥韶九成舜樂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馨作九招

舜令質修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啓始歌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

九招周禮大司樂作九馨招韶馨字並通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

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案毛詩

子下管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周公作

洵樂淮南子汜論訓云周武象高注云武王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文王曰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

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爲武王所作畢專據呂覽古樂篇以疑此書殊爲失攷周禮大司

樂六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爲周之正樂象蓋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

執文王之樂杜又以象爲文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蓋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文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是也

也自作樂命曰象卽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

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尚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騶虞字

御覽樂部三引此書騶虞又作鄒吾字並通詩召南有騶虞篇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周成王之治天下

以爲成王之樂凡詩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周成王之治天下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命與令義同。蘇云：此下有闕文。誤字。多寡之物，病其多者，則務寡之。凡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人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初，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食爲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爲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爲智，則所知甚淺。固爲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句無下，似無撓字。

卷二

尚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絞錄引鄭康成書贊云：尚者上也。淮南子汜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

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今者舊本作古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云：大人世及以爲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上。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訛。注云：事謂役使也。非訛字。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

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后。羣書治要。作後下同。將可得而衆也。王引之云。此將字。猶乃也。與上將字異義。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

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畢云。佐。當爲左。鈕樹玉云。佐字見漢刻石門頌。亦必且富之。貴之。敬

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后。道藏。本作後。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舊本悅也字。今據治要補。言曰。不義不富

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治要。不富不貴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

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治要。作避。下同。蘇云。辟。讀如避。下同。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

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云。親字涉上文而。不避疏義。見上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舊本作近。治要作遠。近。王云。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爲遠。不避遠。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蓋故書本衍一近字。

後人誤刪。遠存。近。遂不可通。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

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遠鄙。卽下四鄙。謂都鄙縣鄙也。書文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師。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

國百里。門庭。庶子。說文。廣部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衆注云。庶子。宿衛之

爲郊。門庭。庶子。官。鄭康成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在版者。鄭衆注云。庶子。宿衛之

卿大夫之子。宿衛宮中者也。新序。雜事一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尙衣冠御。卽路。廛門也。凡宿衛子弟。已

皆在路。廛。內外朝。門庭之間。故此書謂之門庭。庶子。新序云。御。卽路。廛門也。凡宿衛子弟。已

命者。謂之士。未命者。謂國中之衆。周禮。鄉大夫。鄭注。漢書。劉向傳。顏注云。萌。與此同。無知之

之庶子。說詳周禮正義。國中。之衆。周禮。鄉大夫。鄭注。漢書。劉向傳。顏注云。萌。與此同。無知之

切。經音義云。萌。古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葛巧邊萌。案隱云。萌一作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

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異一本如此。有高牆深宮。牆立既。牆立既。疑當

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天泰顛

於置罔之中南宮括傷孔傳云閔泰氏天顛名詩周南兔置敘云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

好德賢人衆多也毛傳云兔置兔罟也華云事未詳或以詩兔置當為閔天而作泰顛當即太公望也置罔

閔天泰顛事古者書傳未理必有據蘇云置罔詩所謂兔置當為閔天而作泰顛當即太公望也置罔

諸臣自以去公為稱首香君爽云無疑也案置罔通稱蘇分屬二人非也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為二人然文王

詩大雅豳不道乃是顛即望無疑也案置罔通稱蘇分屬二人非也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為二人然文王

公非一人周書克股傳有泰顛又有尚授之政百十服得為韻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

敬懼而施畢云下疑脫一字命云畢非也施常讀為揚尚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雖在農與工肆之

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意疑正字也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使子猶

云承嗣謂家子也孔廣森云承承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為司丞司者官之偏武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

謂除也可以子視之案孔說也此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承嗣亦皆非嗣子承當與文王世子

師保疑丞之丞同大戴禮記保傅篇以道充於承為四聖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書益稷疏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王世子孔疏引尚書承

傳承作丞此承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

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功成

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勳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則

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

尚與儒同秦王說未搞尚疑與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尙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尙賢為政之本也。畢云。故一本作胡。蘇

云。胡是也。下同。治讓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當云尙賢之為政本。王云。虛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尙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為

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尙賢為政之本也。管子修廢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何以知尙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

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愚下。依上文。亦常有且字。是以知尙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

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

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俞云。相率而為賢。絕

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為賢。是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字。古人行文。不避重。復。今誤作相率而為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為賢。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此謂進賢。畢

謂一本作為。治讓案進賢。依上文當作尙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而謂事能。事與使同。詳上。篇上文作使能。故可使

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

者之治國也。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詒讓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蚤朝晏退。畢云。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

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

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為酒醴粢盛。以

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飢。舊本作饑。今依道藏本正。將養其萬民。俞云。將當作持。持養乃古

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王云外有以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曰內者萬民親之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

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正長也義詳親士篇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王云曰者有之壞

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爲順法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

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子爵舊本爵誤鬱虛以意改爲序爵畢從之王云鬱爲爵之譌予則非譌字也上文

從此引詩誨女子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也王應麟詩攷引亦作序爵虛蓋兼據彼文然王攷多以意改未必宋本子果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大雅桑柔傳云灑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

熱物之用灑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孰能執熱鮮不用灑詩攷引執熱鮮亦王氏所改蘇云案則此語

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王云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子之爵

上下文執熱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

言親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爾雅釋詁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唯舊本作惟今據王

母讀如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母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
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若若善者若若善者若若
勸也為暴者所以沮也尚同中篇曰唯母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一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荀上下不同
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母以聖王為聽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
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母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春則廢
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春則廢
與師以及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故節下篇曰今雖母法執而
弊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又曰今唯母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節下篇曰今雖母法執而
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使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
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又曰今唯母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節下篇曰今雖母法執而
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母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節下篇曰今雖母法執而
聽獄治政今唯母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母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節下篇曰今雖母法執而
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母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節下篇曰今雖母法執而
粟今唯母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母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節下篇曰今雖母法執而
或作母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
唯毋聽寢兵則擊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人君
無好全生則羣生皆全其生而玉貨財必欲得其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毋聽羣
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毋聽羣
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案王說是也洪說同蘇疑人君
為務字之假借非一般爵以貴之頒賜之頒如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
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畢云常為寧憂感在臣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人效之為政也高子之爵而祿不從也

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漢書薛宣朱博傳贊。假借用權。宋祁校云。借藉該謂本作藉字。大戴禮記。衛將軍文。

子篇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作食一本。

如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

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

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

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

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鄉里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

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義節同

非命上篇云。坐處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

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上文云。故唯昔三代。聖王

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

云。雖即唯也。古字通。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恐惟。失損之。損讀已此故也。畢云。古字以已

大司徒鄭注為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呂氏春秋不荀

謂膳宰云。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

本之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蘇云。使能上當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倣好。

則使之詩陳風月出篇佻人僚兮釋文云佻字又作姣好也畢云佻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

富貴者是使則非尙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而目佻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案無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羣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

說未據竊疑故當爲攻即功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者已無故矣故亦攻之譌可以互證夫無故富貴

面目佻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說文心部云慧儼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若使之治國家則

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據下文下當有之字其心不

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之官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

曰處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處若舊本倒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

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者夫不能治千人之官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

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也小爾雅廣言云脩長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

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尙賢

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王云夫亦此也治讓案此夫對吾爲文疑以下賢爲政而亂者下賢不

使能之語若吾言之謂也若吾言疑亦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

而今挽之若吾言之謂也當作吾若言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尙賢爲

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畢云距年

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章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晞夫聖武

君蓋亦武之譎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與此略同湯誓曰書敘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

論讓案伊訓偽孔傳云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湯誓曰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文據此為湯譎古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力猶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勳并力也戮勳之借字以治

天下蘇云今書湯誥篇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為政也聖下當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

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道藏本作列案上篇云列德而尙賢又云以德就列則此云皆得其利

故今不或謂尊卑賢否皆得其等列無僭越也此義亦得通而不及作利之長

據改不古者舜耕歷山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史記集解云鄭玄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

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櫬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

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又陶河瀨呂氏春秋慎人篇

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嬌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又陶河瀨呂氏春秋慎人篇

丘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二十里即濟陰定陶西南去

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

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為強也詒讓案水經濟水注云陶丘墨子以為釜丘也今檢勘全書無釜丘之文

疑古本此文或漁雷澤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漁澤地理志河東郡有瀨澤應劭曰

作陶釜丘矣或漁雷澤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瀨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

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王云雷澤本在澤澤在西北後人習聞舜漁

雷澤之舉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瀨澤應劭曰有瀨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

子四日休于瀨澤郭璞曰今平陽瀨澤縣是也瀨音獲水經沁水注曰瀨澤水出瀨澤城北西白澗渠東逕

瀨澤墨子曰舜漁瀨澤又東逕瀨澤縣故城南蓋以瀨氏縣也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瀨澤城西白澗渠東逕

太平日舜漁于瀨澤在瀨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

雷澤者不同瀨澤在今澤州府城縣西堯得之服澤之陽上篇詳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

堯得之服澤之陽上篇詳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

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非名也。案孫子用聞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卽小司馬所本也。伊摯亦見楚辭。離騷天問二篇。畢云。莘漢書作藝。玉篇。藝。二同。色。臻。切。有。藝。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伊。氏。以。伊。尹。倂。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伊。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燔。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伊。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伊。尹。請。之。有。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親。爲。庖。人。周。禮。天。官。庖。人。鄭。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庖。其。說。文。廣。部。云。庖。廚。也。莊。子。湯。得。之。舉。鄧。陽。非。親。爲。庖。人。庚。桑。楚。篇。云。伊。尹。以。胞。人。籠。湯。呂。氏。春。秋。本。味。篇。作。燔。人。胞。燔。並。庖。之。借。字。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畢。云。庸。史。記。索。隱。引。作。備。孔。安。國。書。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齊。氏。六。十。里。河。西。岸。吳。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詒。讓。案。賈。誼。傳。索。隱。引。被。作。衣。平。作。於。義。並。通。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疏。引。馬。融。云。高。宗。始。命。爲。傅。氏。又。鄭。康。成。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說。文。曼。部。引。書。敘。釋。之。云。傅。巖。穴。也。僞。古。文。說。命。云。說。築。傅。巖。之。野。僞。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道。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譚。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明。以。夢。示。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水。經。河。水。注。云。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章。注。云。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

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尙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賊舊本譌賤。王云賤當為賊字之誤也。尙同下賊人。非儒篇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今本賊字並誤作賤。此言桀紂幽厲之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為賊之誤。秦王說是也。今據正。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為賊之誤。秦王說是也。今據正。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為賊之誤。秦王說是也。今據正。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

萬民。賊舊本亦譌賤。王云賤亦當為賊。傲當為殺。說文。敖字本作敖。殺字古文作敖。二形相似。敖誤為敖。萬民又誤為傲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賤傲為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敖百姓。太平御覽兵部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秦王說是也。今並據正。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顓頊

蘇索隱云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系本亦以鯀為顓頊之子。漢書律厯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蘇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繫而與今本大戴禮舛異。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及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鯀為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騶明。騶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則又以鯀為黃帝之孫。諸文錯互。此書云帝之元子。疑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唐用

也書堯典孟子萬章篇史記五帝本紀並云殛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案此刑亦謂放故下
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云言堯長放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案此刑亦謂放故下
云乃熱照無有及也山海經云殺縣於羽郊亦謂縣放而死也畢云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
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詒讓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乃熱照無
有及也案此似言幽囚之日月所不照畢說殊繆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
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書敘云呂命穆王曰皇帝
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書釋文引馬融云清問清訊也偽孔安國傳云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曰羣后之
肆在下畢云肆孔書作逮孫星衍云說文云肆極陳也詒讓案肆正字作肆與明明不常畢云孔書不作
常作匪孫星衍云不常言非常明察案明明謂顯有明德之人不常猶言立賢無方也書作肆據此
燬者匪之段字匪不義同畢說得之譌孔傳云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非經義孫說亦非書作肆不蓋
今書羣后以下十四字在皇帝清問下蓋德威維威畢云孔書作畏詒讓案維孔書作威與此同禮
民上偽孔傳云使鯀寡得所無有掩蓋德威維威記表引甫刑二畏字亦並作威與此同禮德明維明
能名焉表記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乃名三后名命通
部云名自命也畢恤功於民偽孔傳云堯命伯夷降典哲民維刑之言制也折正字哲借字畢云孔書折
云孔書名作命畢恤功於民三君憂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之言制也折正字哲借字畢云孔書折
作折詒讓案偽孔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偽孔傳云禹治水稷降播種隆
法漢書刑法志引折作慙慙哲字同與此書合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偽孔傳云禹治水稷降播種隆
本依呂刑改為降王云古者降與隆通不煩改字非攻篤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以隆為降喪服小記
注以不貳降釋文降一本作隆荀子賦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祿降於天曾劉本作休
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樂隆於繼厥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攻不
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樂隆於繼厥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攻不
待衝降而拔衝降即衝隆農殖嘉穀偽孔傳云后稷下降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孫星衍云農者廣雅釋詁
案王說也是也今不據改農殖嘉穀云勉也殖者文選藉田賦注引蒼頡篇云種也案孫說是也王念孫

劉逢祿 三后成功。維假於民。畢云：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王鳴盛云：疑變相似而誤。詒讓案：偽孔傳說同。綴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綴，大也。禮記郊特牲云：綴，長也。說文古部云：綴，大遠也。綴假於民，其

釋文云：綴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綴，大也。禮記郊特牲云：綴，長也。說文古部云：綴，大遠也。綴假於民，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如是。

今本或作殷。乃據孔書改。非其舊也。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

德。畢云：鄉讀如向。案鄉當讀為享。明天下則不窳。舊本誤究。畢云：一本作窳。非。王云：作窳者是也。詒讓案：尙同中篇亦云：大用之治天。小用之

則不困。修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說文収部云：丞，翊也。从卩从収。从山。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

地同常。常猶言保守也。詩魯頌闕宮篇魯邦是常。鄭箋云：常，守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

普。隔句為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

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覆無義。故知其錯誤也。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淮南子：埴，族訓云：勇者可令埴。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

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

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此家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為問辭。傾者，者當為諸之省也。古與邪通。漢

死亦言驅民使必死以相傾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作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

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

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政上。舊本稅爲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云。當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爲嘗。嘗。試也。此句爲下文發端。書中嘗字。多譌爲賞。詳尙同下篇。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畢本毋改毋。云毋同。慣下同。案畢校非也。毋語

詞說詳中篇。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畢云。大。一作夫。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祺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案王說是也。尙同下篇云。尙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

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證。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尙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尙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尙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本稅。今據羣書治要增與下文合。何以知其然乎。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畢云。同材。不能殺

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無疑當為母下同詳

中而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

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罷治要作疲下同案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必索

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寬緩以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

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實治要作誠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

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逮至治要作至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

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親疑並當作視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下句其字治要無我以此知天下

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畢云舊脫明字一本有案道藏本季本並有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說文疒部云瘖者瘖不能言也聾者

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而目美好

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澗。漁於雷澤。當作濩澤說詳上篇灰於常陽。畢云疑即恆山之陽洪云灰當是販字之譌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史

記五帝本紀就時於夏夏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義亦與販相近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

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畢云僕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

說文伏送也呂不韋曰有佻氏曰伊尹僕女佻莘同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僕作媵經傳皆作媵而僕字

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為僕淮南時則篇其曲律篇今本棗作攢誤也此同俞云師當為私辟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案王說近是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

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傳云書正義云。戶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

河距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圜土之上。畢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

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圜土之。畢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

說殷之胥靡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圜土。謂獄也。獄城。又比長注云。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圍者。規主仁

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者。閱於出之。釋名釋宮室云。獄。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圍也。月令孔疏。

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案周以圜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

為繫治罷民之獄。據此書。則殷時已有圜土之名。不自周始矣。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

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

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惟治要。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猶以也

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爾雅

云。雕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吁。

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吁。

云。吁。歎也。釋文引馬。來。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孔書國。告女訟刑。段玉裁云。訟。刑。公。刑。也。古

融本。作于。云。于。於也。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孔書國。告女訟刑。段玉裁云。訟。刑。公。刑。也。古

爾。訟。作詳。王鳴盛云。墨子作訟。從詳。而傳寫誤。案王說是也。今書又改作詳。孔傳云。告汝以善用刑之

道。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詳。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此訟。疑即詳之誤。在

尙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畢云豎距晞夫聖武知人畢云晞疑當从目蘇云晞當從口作晞

目部云晞望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逸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

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之舊本譌言王云言當爲之今天下之士君

之相似故之譌爲言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畢云辟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

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

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王引之云安猶乃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

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

謂引葛洪字苑云焉字訓何訓安音於怒反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

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舊本批

王據上下文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王校能上使不知辯舊本批

據道藏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增而字使不知辯舊本批

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豎不能行也豎即豎之或體豎瘡豎皆廢疾不宜與暴並舉且荀子非相篇

稱桀紂長巨姣美則必無此諸疾疑豎下挽一字下暴爲桀紂自爲句爲又如之誤二字艸書相近豎瘡

又案豎下有或挽豎字耕柱篇亦云豎豎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王云故乃攻

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畢云攸一本作放詒讓案

子脩務訓高注云。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垂義不可通。字當作舍。艸書二字形近而誤。尚同中篇云。至
悠忽游蕩。輕物也。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
分。與此文意正同。節葬下篇亦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相勞來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勤也。孟子滕
而不為親為之者矣。此以下六句。即舍力遺利隱謀之事。而不相勞來也。文公篇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
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說腐臭餘財。臭。而不相分資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
文力部云。勑勞勑也。勞來即勞勑。腐臭餘財。臭。而不相分資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
謂隱匿良道。尚同上中。並作隱匿良道。畢云。隱即匿字。異文。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亂者不得治。據上文補此十二字。王推而上之。以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是故昔者堯有舜。舜
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注云。小臣謂伊尹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
高注云。小臣謂伊尹。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
臣謂伊尹。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
為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蓋以國為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
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樂。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紆白虎。文皮千金。以獻于
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
及。雨露之所漸。廣雅釋詁。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
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書益稷云。烝民乃粒。僞孔傳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五海之內。粒
食之民。王制云。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得此莫不勸
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
莫不勸譽。舊本脫莫字。今補求為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案。王校是也。今依乙補。故尚賢之為
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尚賢之。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卷三

尙同上第十一 孟亦與上通。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晉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亦指此畢云：楊倞注荀子尙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道藏本刑字通。蓋其語人異義。俞云：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

文同。可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蘇云：茲滋古通用。是書皆作茲。詒讓案說

文紳部云：茲，艸木多益。水部云：滋，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滋。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

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小爾雅廣言：至有餘力不能以

相勞。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尙賢下作腐，臭餘財，臭亦聲。近，畢

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虛天下之所以亂者。說文虎部云：虍，生於無政長。華云：此借為乎字。

為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王云：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及中下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

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通以已。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

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畢云：說文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

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爾雅釋詁云：正長也。書立政云：立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即

者異。淮南子脩務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

以編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蓋本此書。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

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畢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皆以告其

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畢云。則一本作必。案傍與訪。通。王訓為徧。非也。義詳中篇。

上同而不下比者。樂記鄭注云。比猶同也。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

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韓

子難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與此說略同。上以此為賞罰。甚明察。以審信。甚舊本譌其王云。其當為甚。甚明察。以審信。見中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此

為鄉之屬。別與周禮地官六遂所屬里異。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

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

治者何也。所下據下文。當有以字。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壹。中下篇並作一字通。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

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

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

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

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

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

上同於天。子舊本作一。蘇云。一當作子。俞云。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而。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

一律可證。戴云。依中篇。夫既上同乎天子。則舊猶未去也。苗上。依中篇。當有天子。畢云。苗。今若天。飄風

苦雨。王云。今若天。天當為夫。夫與天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為天。今若夫。猶言今夫。兼愛篇曰。今

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申韓商

疾苗戾疫。飄風苦雨。蕭蕭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則此天字似非譌文。爾雅釋言云。迴風為飄。詩大雅

患苦禮記月令云。苦。溱溱而至者。畢云。溱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溱月氏。正義云。溱音

衆也。廣雅釋言云。秦秦盛也。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

刑。請以治其民。俞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為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為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

縷之有紀。畢云。說文云。紀。絲別也。詒讓案。紀本義為絲別。引申之。絲之統總亦為紀。說文糸部云。罔。罔之

有綱。畢云。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俞云。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

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謂反。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

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戰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

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畢云：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

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

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畢云：請當爲情。下同。顧

徐廣曰：古情字或假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倞注：請當爲情。言古文也。與心字篆文空字形近，故情字多爲請。

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漢書東方朔傳：願注云：賢進也。太玄經：范望注云：閱簡也。置以爲三公

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

天下。俞云：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

天志中：曆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曆字皆曆字之誤。曆即歷之段字也。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

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將軍謂卿也。周禮

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爲將，通謂之將軍。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卽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將軍

大夫以朝水經河水，酈注引竹書紀年云：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並稱卿大夫爲將軍大夫。

以遠至乎鄉里之長，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與此文例正同。與

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

大夫有善，薦於諸侯。鄭注云：薦，進也。謂在位之人，已有善，則告進之於上也。傍，當爲訪之借字。二字皆从方得聲。古多通用。魯問篇云：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

而入其善，尙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並略同。可證傍薦之義。上篇亦同。王云：已字義不可通。已當爲民字之誤也。傍者，溥也。徧也。說文：旁，溥也。旁與傍通。言民有善，則衆共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也。上篇曰：

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下亦民也。案此已字，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尙同乎鄉長。尙同

可通，不必與上篇同義。王失檢魯問篇文，故不得其解。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蹇

乎國君，而毋有下比之心。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蹇

之。掩蓋。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

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王云：已亦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

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

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

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

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

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

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有率其鄉萬民。有讀爲又。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

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

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舊本而下脫國

字今據王校補。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

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

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畢云。下舊作子一本如此。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

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當將猶未止也。故

當若天降寒熱不節。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罰而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道藏本六畜

不遂。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疾菑戾疫。漢書食貨志。顏注云。戾。惡氣也。案戾疫。即兼愛下篇飄風苦雨。

荐臻而至者。荐。薦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也。爾雅釋詁云。臻。仍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

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而舊本誤不。今據道以求與天下之害。是

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齊。道藏潔為酒醴粢盛。畢云。本書多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

敢不蠲潔。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猶絜也。呂氏犧牲不敢不脂肥。曲禮云。豚曰脂肥。鄭注云。脂。亦肥也。脂。充

牲以告曰。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珪璧有度。若考工記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

博碩肥腍。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

寸為幅。周禮內宰。鄭注。引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畢云。幾。讀

俞云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為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為期是也

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并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

其為政長也則此厚上疑揆深字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則云王

自而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補

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

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王云自出誅

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

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量據下改昔者聖王

制為五刑書舜典偽孔傳云五以治天下畢云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逮至有苗之制五刑此即下五

以亂天下俞云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兩云之道此疑不

苗民否用練折則刑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錢大昕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即不

義鄭康成注禮解為政令似遠王鳴盛云古音鍾讀若連故轉為練也折為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

讓案偽孔傳云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三苗帝堯所誅呂刑及緇衣

孔疏引書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

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顛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國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

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

故著其氏不用謂之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同書注與此合於義爲長戰國策魏策吳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州鄂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越傳作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州鄂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

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孫星衍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畢云孔書殺作虐爰始淫爲則劓劓剕則止四刑書堯典孔疏引今文夏侯等書作臠宮割頭鹿刺臠一宮割二劓三頭鹿刺西亦無五刑以呂刑五刑之辟校之惟少大辟蓋卽以殺戮臠大辟矣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與戎蘇云出書大禹謨論讓案術令當是說命之段字禮記緇衣云兗命曰惟口起蓋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蓋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兗命辭義相類術說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僞古文書不悟乃以竄入大禹謨疏繆殊甚近儒辯古文書者亦皆不知其爲說命佚文故爲表出之僞孔傳云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好謂賞善或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

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王云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畢云相年當爲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論語子罕皇疏云泰驕輕大夫師長畢

輕當爲卿盧云下篇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辨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鄭注云辯分也謂分授以職使作奉以卿字誤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據廣雅釋詁訓此辯爲使則辭義重復亦不可從

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卽淫佚

語之轉耳。畢云：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此與上下文例不合。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

此疑脫政字。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戴云：刑政以為便譬。政與正同。畢云：譬讀如僻。洪云：論語季

論以容媚。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戴云：政以為便譬。三句當作宗於便譬。父

義即本此。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戴云：政以為便譬。三句當作宗於便譬。父

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為便譬。亦通。宗讀為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為正。又誤沾支旁耳。案戴

說未。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戴云：非下。是以皆比周隱匿。前篇。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

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

國家為民正長。王云：唯與雖同。詒讓案。毋語詞詳尙賢中篇。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

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

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

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沮暴上亦當有足以二字。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

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

以尙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為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

故上下情請為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故上下情請為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故上下情請為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

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者當此是故出誘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卽失其義矣下篇云上有隱事遺利隱事遺利與節葬下得而利之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案俞校未塙

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畢云子舊作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以上句文例校之吻上疑有唇字非命下篇云今天下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荀子富國篇云拊循之楊注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王云謀度上不當有談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助之動作者衆卽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作卽作卽舉其事誤案俞說是也今據乙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異物猶言異事韓非子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古書詩書來見彼王詩載見敘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云載始也鄭箋云聿求厥章道藏本聿字缺蘇云聿禮儀之文章制度也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爾雅釋詁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詩曰我馬維駱爾雅

釋畜云白馬黑鬣駱六轡沃若毛詩衛風氓傳云猶沃沃然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云禮義所宜為度又曰我馬維駒毛詩

駟傳云著六轡若絲蘇云若詩作如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即此語也王云即與則同語猶

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

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即誠字案說詳節葬下篇俞云上尊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為情

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為情故誤刪中文字耳尙賢篇曰且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是其

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中實亦即中情也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

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畢云當云此為政之本也俞云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尊說字此下尊為政二字

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尙賢使能為政也兼愛下篇云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

民之大利也非攻下篇云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又云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

者此也節葬下篇云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下篇云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非命下篇云當若有一本自親士至上同

尙同下第十三畢云中與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畢云辟然

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

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畢云若苟二字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

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

情。蘇云賞下當脫。罰字俞校同。而不可不察者也。俞云而不可當作不。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

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而陳壽祺讀爲能。今案而亦猶以也。說詳尙賢下篇。下文諸侯可而治其

國家君可而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王云。然猶則也。然胡不則胡不也。俞云。治字乃始字之誤。治其家同。

稽古之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戴云。此人字。讀若苟。百姓爲人。是一

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

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薄者有爭。畢云。薄舊作薄。一本如此。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上天下二字。疑當作天子。

云。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上。聖立爲天子。天子

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

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之猶與也。卿之宰又

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

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擇當依中篇讀爲措。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治下亂字。疑衍。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

王君公。奉以卿十師長。此非欲用說也。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爲逸。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

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尙賢下。僞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卽用墨子

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僞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舊本助治天下有助字。王云下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者，辯讀為徧。古徧字多作辯。天明之明道也。哀二年左傳曰：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師長

者唯徧使助治天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案王謂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刪辯常訓為分。王讀為徧。尙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疏釋天明為天之明道，即王說所本。大戴禮記虞戴律篇云：法于天明開施教

于民。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則天之明義並略同。偽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古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偽孔讀天明為天民。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

則是上下相賊也。賊舊本譌賤。今依王校正。說詳尙賢中篇。蘇云賤當作殘。或殘賊二字各脫其偏傍。非。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

黨。上以若人為善，將賞之。毀一本如此。若人唯使得上之賞。唯雖而辟百姓之毀。辟避字亦同。後

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

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本

悅此六字。王云此何故以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又是問詞。舊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案王校是也。今從之。則欲同一天下之

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王云賞字義不可通。賞當為嘗。嘗賞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

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君，則不得又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說

天子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則此文疑亦當云胡不嘗使家人。總其身之義，以尙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文例乃相應。蓋今本胡不嘗使家下授十一字，使家

君三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也。非命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

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畢云徧舊作禍。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

善言之。畢云：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

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國

舊本作天下。畢云：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詒讓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則此不當作天下。明矣。今據正。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

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畢云：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

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

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

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

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

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畢云：舊脫其字。一本有。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

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

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並無下義字。是其證也。上下文並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

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

撰然齊等撰與選通。戴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

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

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畢云：且一作本。則一作且。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

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尙同一義為政故也。畢云一本無而字。非而同能。天下既已治。

畢云既非一作計。非。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舊本天下亦作天子。俞云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義見上下文。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尙同

之為說也。同。舊本作用。蓋與下文互譌。蘇云用當作同是也。今據正。尙用之天子。舊本用作同。畢云一本作上同。王改尙用。云舊本用

蘇云當作同。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王引之云。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小用之家君。可而

治其家矣。王引之云。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尙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而誤。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窳。小

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畢云爾雅云窳。開也。猶云無間。王云畢說非也。窳。不滿也。橫。充塞也。孔子問

小居大則窳。以大入小則塞。唯此尙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窳。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

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又云。廣雅曰。窳。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

不窳。杜注曰。窳。細不滿也。呂氏春秋。適音篇。不窳。則窳。高注云。窳。不窳密也。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疑當作無。有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尙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

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書敘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

乃聞不言也。發罪鈞也。畢云。孔書無此文。蘇云。發當作厥。今泰誓云。厥罪惟鈞。江聲云。發謂發覺。是曰。小人見姦巧

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王云。差論。皆

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外為之人。外為二字。疑誤。助之視

築篇同。高注論。猶擇也。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衆。義與此同。

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發之。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

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案俞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

譽令聞。問與聞字通。禮記孔子閒居鄭注云。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

語焉曰。一目的視也。畢云舊脫之。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疑二目之視。視當作

視。二耳之聽。聽當作。今本皆傳寫混之。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畢云舊脫之。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說文土部云。均平徧也。此與中

同。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

義。聖王為聰耳明目。與。毋語詞。詳尚賢中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

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詩無將大車。鄭何也。其

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當云不

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致舊本譌改。今據道藏本。正蘇云。致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

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記少儀。雖有君賜。鄭注曰。雖或為唯。說文雖字以唯為聲。故雖可通作唯。唯

亦可通。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王云。情即誠字。言誠將

不可不察也。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

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下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即誠不知。凡墨子書

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

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之證。

洪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請欲，求為上士。士上，舊本無上字。王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作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王亦據補。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畢云：當云治之要也。

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畢云：恐好之字作恐，从攴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顧云：三焉字皆下屬，案王顯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

士篤，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

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

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常讀為嘗，同擊，假借字。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楊注云：當或為嘗。孟子萬

章篇是時孔子當隱，說苑至公篇引當隱作嘗隱，是其證。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

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林引作欲，下同。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不下，舊衍自字。今依道

愛者不下，皆無自字。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

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

皆無其字。是其證。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論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意林引無其字。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此何也。皆起不
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並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此何也。皆起不
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愛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不
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利其家。詒讓案：以下文校之。亦當有其字。今據增。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
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
若愛其身。句首愛字。舊本。說今依盧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舊本脫猶有。以下十四字。王據下文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十一字。今案
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咳無不忠。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咳無不惠。不和也。
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文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而與下無不慈之
策子弟臣音。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王云：舊本脫故。者不相對矣。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不慈有四字。畢
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亡有。不孝不慈。亡有。總承上文。而猶有盜賊乎。故視
言下文曰。故盜賊亡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猶有盜賊乎。故視
人之室若其室。疑衍。故字。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畢云：二字。舊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
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舊本脫文字。王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
愛人者此也。據下二篇補。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

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俞云。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

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即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以不相愛生邪。俞云。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

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查矣。

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衆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而不愛人之

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

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

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以下文校之。此下疑脫衆必劫寡四字。富必侮貧。貴必

敖賤。舉云。傲。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

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

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自費不敷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此是也今從之此又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據上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君子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君子曰作子墨子曰此因與下文子墨子曰相涉而然曰誤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今據改案王校是也畢本作子墨子言曰尤誤道藏本無言字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案于故雖難通然非衍文也竊疑于即迂之借字文王世子云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是其證故者事也迂故言迂遠難行之事尚同中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愈云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不必增不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畢云大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畢云大平御覽引作錢據太平御覽改引作大夫二字皆群羊之裘詩小雅著之華云群羊墳首毛傳云章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改羊牝羊也畢云爾雅云羊牝群

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練帛之冠練帛詳辭過篇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詒讓案練帛蓋即劍顏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練帛之冠大帛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繒後漢書

馬皇后傳季注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踐下脫於字王據上句補畢云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云大練大帛也

常有入以見於君且且之履八字而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

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以踐羊之裘練帛之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王云為上脫能字下文

後文曰若荀君說之則衆能為之士衆能為之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畢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

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彼二書而誤故靈王之臣故字畢本脫今皆以一飯

為節馮而後能立式而後能起吳師道案戰國策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與御覽同脇

息然後帶畢云脇舊作肱据太平御覽扶牆然後起兩然字戰國策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畢云黧非古

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色舊本作危王引之是故

何也當作何今據正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王校補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馴讀為訓和

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焚舟失火舟非藏寶之所御覽宮室部引墨子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為內內謂寢

遠擊金而卻之劉子新論閱武篇同韓非子內儲說上篇亦云焚宮室並與此事同內舟形近而譌非攻

或記越地傳云舟室者句踐船宮也蓋即致舟師之地故下篇云伏水而死者不可勝數也言或赴火

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畢本鼓改鼓云鼓擊之字从支鐘鼓之字从皮案周禮小

師鄭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

凡鐘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支部雖別有鼓而進之畢云舊此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字萃亦行列字而音義殊異畢從宋毛晃說強爲分別非也蓋凡卒徒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畢云太平御覽之謂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蓋凡卒徒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畢云太平御覽聚集部隊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躪其曹伍爭先赴火也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畢云太平御覽中王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引之云乃若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發語詞也

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君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

太山越河濟也淮南子似真訓高注云挈舉也孟子梁惠王篇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疑當爲劫之誤廣韻十八點云劫用力也或當爲動下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篇及非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強之文動與強義亦同

則與此異古者聖王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寶子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洛

僞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寶疑即龍門詒讓案漁疑即渭之譌以泄渠孫皇之水畢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舉江河淮漢噴池孟諸五湖皆周禮職方氏九州川浸澤也鄭注云弦蒲在汧鄭衆云弦或爲汧蒲或因爲浦弦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蔽汧水出西北入渭蒲渠字並從水旁因而致誤弦正字作琴亦類孫皇字澤作皇者澤從琴聲古書澤或混作皋史記天官書澤字作澤封禪書澤山集解引徐廣云澤一作皋左襄十七年傳澤門釋文云澤或作皋皆其證也顏元孫千祿字書云皋俗作舉通作皋漢孔彪碑又作皋與皇字並絕相似故傳寫

合而名矣。據漢志，弦亦可倒。稱弦入渭，復入河，故西河渭濱。可泄此澤之水，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北為防原。派

說文曰：水部云，防隄也。周禮：稻人云，以防水。原亦水名。無攷。畢云：派，疑即雁門。派水也。詒讓注：后之邱，畢

案說文：水部云，派水起鴈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即嘩池之原。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注：后之邱，畢

注屬上句，非此與。下注五湖之處，文例正同。后之邱，疑即職方氏并州澤敷之昭余祁也。爾雅：釋地十藪，

燕有昭余祁。釋文引孫炎本，祁作底。祁底，邱並音。近相通。昭作后者，疑省。昭為召，又誤作后。之余音亦相

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祁，在祁北。是為昭。嘩池之寶，職方氏并州其川，庫池。鄭注云：庫池，出鹵城。案漢

余祁并州，藪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北。是為昭。嘩池之寶，職方氏并州其川，庫池。鄭注云：庫池，出鹵城。案漢

為呼聲之誤也。嘩呼字同。戰國策：秦韓中山，策並作呼。池，畢云：即庫池。出今山西繁峙縣。古洒為底柱，

無池字。即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為沱也。顧云：寶，即濱字。周禮：大宗伯注：四寶，釋文：本亦作濱。古洒為底柱，

水與下文灑同。當讀所宜。反底，當作底。禹貢：東至于底柱，偽孔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

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鑿為龍門。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

北五十里。山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鑿為龍門。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

北五十里。山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鑿為龍門。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

百國以利冀州之民爾雅釋地云兩河之間曰冀州說文北部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土為冀州穀梁桓
形訓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高注云冀大也四州之主故曰中土又覽冥訓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山海經大荒北經郭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志同淮南地理門引作東流注之五湖范成大吳郡
而定東海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鄭注云五湖在吳南國語越語章注云五湖今太湖射湖貴湖滬湖也又
據江漢言之水經沔水酈注云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名多差異要不出太湖射湖貴湖滬湖也又
引虞翻說太湖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案晉唐人釋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與武進無錫浙江
烏程長興七縣以利荆楚干越干畢本作于云四字舊作楚荆越與據文選注改王云畢改非也文選江
皆瀕此湖也以利荆楚干越賦注本作荆楚干越之民千古寒反今本墨子作楚荆越與南夷之民也
誤倒荆楚二字又脫干字耳谷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南夷之民此文云荆楚干越
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荆楚干越以南之夷故曰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此文云荆楚干越
省文耳畢誤以楚荆越與連讀故刪去與字耳干越即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干越為于越亦非
又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荀子勸
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綺高注曰干吳也是干越即吳
越也干越為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即越而以南於為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云干與哀九年左傳吳城
邗溝通江淮之邗同案王劉說是也干邗之借字說文邑部云邗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邗本屬吳管與南
子內業篇云昔者吳干戰據管子說則吳干本二國後干為吳所滅遂通稱吳為干故此云干越矣與南
夷之民畢云江淮汝在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下
引作秦誓蘇云此與秦誓略同疑有脫誤詒讓案今偽古文即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
采此書偽孔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義互詳下篇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
暴勢奪穉人黍稷狗彘畢云說文云蓋慈嚮也從來向來者天屑臨文王慈以上疑並出古秦誓今偽
漢書馬廖傳李注云屑然如有所聞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之異也畢云連同韻音相近字
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所聞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之異也或

作傳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鯨鯨美悖三字擊與連皆不相近舉說非連與獨文義不倫連
 疑當作連與連相似而誤連猶獨也故以連獨連文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
 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跨車而行玉篇連數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
 連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蹕然獨立說文蹇特止徐鍇曰特止卓立也卓蹕
 連也與連同聲皆獨貌也洪云爾雅釋畜未成雞鍾郭璞注江東呼雞少者曰連連與鍾同連獨猶言幼
 獨也俞云連當讀為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連連列堦之門高注曰連連猶
 離也離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即流離
 也亦其證也詒讓案連疑當讀為矜一聲之轉猶史記龜策傳以荅葉為蓮葉爾雅釋詁云矜苦也詩小
 雅鴻雁云爰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又何革不黃云何人
 不矜連獨猶言窮苦獨耳矜從令聲今經典並從今誤有所雜於生人之間維讀為集廣雅釋詁云集
 以成就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哲人其妻則吾將安放此文王之事以上下文校之此則吾今行
 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于四望畢云隧或為隊穆天子傳
 之書閭若虛云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云古文書武成襲此
 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望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云古文書武成襲此
 所過名山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孔疏云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曾孫某哀六年
 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六年
 左傳制職禱祖亦自稱曾孫大事既獲小爾雅廣言仁人尚作云起也以祇商夏蠻夷醜貉子武成云
 皆是已承籍上祖奠享之意大事既獲小爾雅廣言仁人尚作云起也以祇商夏蠻夷醜貉子武成云
 獲仁人致祇承上帝以遇亂略華夏變顏罔不率俾偽孔傳云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言誅紂敬承天意
 以絕亂路案祇當讀為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國語周語云以振救民章注云振拯也此謂
 得仁人以拯救中國及四夷之民偽書改為祇承上帝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蘇云書
 失其指矣醜貉者九貉類衆多爾雅釋詁云醜衆也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蘇云書
 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雖作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民之有過雖作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集解孔安國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
 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

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則以爲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

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傲一作此天下之害也。呂氏春秋修樂

篇云故疆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侮幼從此生矣語意與此同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當依下文作

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又與亦謂又如也畢反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

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

衆害之所自生。舊說此字今依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

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畢云舊說此別也。然卽之交別者。卽則同交別果生天下之大

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爲對文可證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

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顧校季本同。蘇云火救水是也。當據改。俞云以水救

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其

以水救火。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說近是。其

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畢云：由同猶。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鄉，彘字。彘，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彘，彘也。仁人之事者，舊本事：譌是。今據道藏本正。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舊本脫：今據道藏本補。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

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畢云：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蘇云：與當作興。以兼為正，是以聽耳明目，相與視聽乎。舊本：是下衍故字。今據道藏本刪。與下句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中篇云：畢，劫有力義同。相為動宰乎。畢云：舊動下有為字。一本無。論讓案：宰疑當作舉。尚同中

篇云：使人之股肱助已。而有道肆相教誨。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厥庸勳作。勳舉與勳作義同。而有三道，肆相教誨。孔肆薛綜注云：肆，勤也。言勤力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待養，以終其壽。俞云：侍當為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為。侍非是。案俞校是也。詳七患及非命下篇。下並同。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

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舊本：今譌令。蘇云：今當作今。戴云：即若其利也。戴云：若不識天下之士。畢云：舊本如。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有之字。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

此。本如。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有之字。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

此。本如。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有之字。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

此。本如。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有之字。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

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雖我，舊本作難哉。王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爲也。下文曰：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

二士？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設誤爲誰。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

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賭其友，飢卽不食，寒

卽不衣。陳澧云：此謂友飢而不餽，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畢云：當爲藹說。文云：藹，瘞也。玉別士之言若

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

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舊脫於字。畢云：一本有。是故退賭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

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當使若二

士者，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此也。言儻使此二士之言行相合，則無言而不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

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也。畢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

死生之權，權，疑當作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

爲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常璩華陽國志云：巴，黃帝高陽之支庶，世

周慎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郡，往來及否，未可識也。舊本重及否未

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俞云：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

案王校是也。今據刪。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蘇云：句有脫誤也。字疑

當作託，戴云：也字乃宅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或云：侂字誤。侂卽託。案俞校。家室奉承親戚，錢大昕云：古

親戚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孟子盡心篇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案錢說是也亦見節葬下非命上中篇

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戴云有字皆友之聲誤我以爲當其於此也我舊本譌哉王云哉亦當爲我蘇校同今據正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

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費也舉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

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僂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

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

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誰亦當依上文王校作設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

一君者執別其字舊本脫道藏本是故別君之言曰舊本脫今據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舊本

藏本今據道此泰非天下之情也畢云泰一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驪馳而過隙也三年間云

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釋文云郤本亦作隙隙孔也蓋孟孫云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驪之馳過隙也畢

本隙改郤云郤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郤即郤也說文云隙壁是故退賂其萬民飢卽不食

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

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華云先舊作萬一本如此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賂其萬民華云舊脫其

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戴云然卽交

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卽交兼交別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蘇云據上文常宜作

若之二君者今本交下脫三字耳戴校未塙

疑當讀爲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勸

苦凍餒華云當轉死溝壑中者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饉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趙注云轉尸於溝

尸云死無傳尸淮南子主術訓作轉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

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涉上下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華云即字舊

案畢校是也然以上文校之下句首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

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嘗兼之不可爲也猶挈

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詒讓案中篇作譬若挈泰山越

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戴云之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

聖六王者親行之下文止有四王此六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畢云何下太平御覽引有以字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

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孟高注云金鍾鼎也石豐碑也盤孟之器皆銘其功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畢云遺劉遠注左思賦引作

皆作遺劉引非秦誓曰尚同下篇天志中篇非命上中下篇並作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孫星衍云乍古與作通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雖與唯通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秦誓爲

然唯舊本作惟今雖禹誓書為之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詒讓案今大禹謨出偽古文即采此

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濟衆盛之貌咸聽朕言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書無此八字蘇云二語今

見湯誓惟作台蠢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動也用天之罰無此四字若子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爾衆土奉辭伐罪羣猶衆惠棟云羣猶君也周書大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蘇云羣字疑

誤或為辟辟君也案惠說近是此羣對諸羣當讀為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而誤羣封

諸君言衆邦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戴云下干福祿百福鄭箋云干求也樂耳目也以求興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且不唯禹誓為然

本亦作惟今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鄭注云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

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即亦猶是也祠說於上帝鬼神若然則說禮殷時已有之論語堯曰篤集解孔安國

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據國語文尙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湯曰畢云

文惟子小子履論語堯曰篤無惟字孔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案孔以此為伐桀時事白虎通

云乃有商履代與白虎通義及周語章注說同然據此後文則是湯禱旱之辭孔說蓋誤大戴禮記少閒篇

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畢云孔書作肆台小子更敢用玄牡告於上天注云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

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論語曰子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

之性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誥孔疏云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

適用孔疏云大皇帝之性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皇天嘉禹胙以天下草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又詩

閣宮孔疏云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帝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並從鄭以此爲禹事與墨子尸子說

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告于上天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其辭

如此畢云詳此文是湯禱未知得罪于上下知獲戾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解包咸

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

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何晏云言榮居帝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案論語作帝臣不蔽何氏以爲指榮與此義不合非也僞湯語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孔傳云所以不蔽善人天簡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孔疏云鄭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畢云皆與孔書微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帝王世紀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並與此文小異畢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余一人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鄭其手以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即禱桑林之辭也御覽八十三引尸子於是帝王世紀說與呂略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誓命依上文當作禹誓而譌校者不悟又移著誓下遂與上文不合矣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蘇云見書洪範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或有據論讓案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張釋之馮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即逸周書大武篇所云遠宅不薄可以互證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如砥底仍作砥與毛詩同小雅大東毛傳云如砥質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鄭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倣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孟子萬章篇引詩砥亦作底字通趙注云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底道藏本作底譌說文厂部云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又广部云底山居也下也二字迥別今經典多互譌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有文武爲正政同均分賞賢罰

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呂氏春秋高義篇高注云阿私也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

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

孝乎。蘇云忠當作中讀去聲戴云中當訓為得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

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蘇云意讀如抑下文亦然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

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愛利上當有以字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脫賊字當

據上文補。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

孝子者。之交孝子猶上云交兼交別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遇當為惡同聲

本作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舊本脫此字今據道藏本補先王之所書。所字疑衍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是其體大雅之

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大雅抑毛傳云讎用也鄭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蘇云大雅抑篇無兩而字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

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

小要。畢云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畢云固一本作握。論讓案固據屬下讀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別本蓋讀一握句非

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俞云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為即至難為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其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是其證然後為。而靈王

說之。後疑當作衆中篇云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是其證下並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論當作渝下並同爾雅釋言云渝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為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

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即求以鄉而民易教又下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渝於世猶彼云世不渝也

其上也鄉與向字通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蘇云上知字當讀如智焚舟失火舟

當作內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偃偃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偃猶仆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王云有字文義不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退上疑脫不字謂士爭進前赴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

國之士可謂顛矣顛當讀為憚非攻下篇云以譚其衆顛譚並與憚同畢云玉篇云顛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為其難為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為之越王

說之畢云上之字據前後文當為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苴粗字通猶中篇云惡衣當文公之

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麻布淮南子齊俗訓詳注義同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二句中且苴之屨畢

且嘗為粗王云且其即麤粗麤倉胡反粗才戶反廣雅釋詁粗麤大也案王說是也春秋繁露彙序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縵密不能覈苴論衡量知篇云夫竹木麤苴之物也說文角部云牂用長貌讀若麤牂與且苴並聲近字通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

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脫愛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此其有利

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蘇云於就當作就於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

墨子閒詁 一卷四 兼愛下第十六 七十七

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畢云：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衍。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當若猶言當如。詳尙周中篇。戴云：若字疑知字。非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非猶譏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畢云：說文云：園所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穀梁成五年。范寧注云：攘盜也。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依下文。當有苟虧人

愈多。其不仁茲甚。茲滋古今字。詳尙同上篇。罪益厚。至入人欄廄。欄。卽闌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闌。門遮也。廣雅釋室云：欄。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

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依上下文。此句不當有仁字。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裳。畢云：拖。讀如終朝三拞之拞。陸德明易音義云：輓。鄭本作拞。徒可反。也。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拖其衣被。許注云：拖。奪也。拖。卽拞之俗。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

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

至大爲攻國。畢云：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後文增。案道藏本季本。並不脫。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

非

非

非

不義之別乎。可舊本作何畢云一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若以此

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

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舊本知作之下又衍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爲知

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爲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王云情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

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畢今有人於此少見黑白黑多見黑白

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依下文則下當有必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

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舊本不知下衍而從而譽之謂之義。畢云舊之謂

如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舊本可上脫此字又謂誤爲畢云一本作謂是案道藏是以知天下之君

子也。也字辯義與不義之亂也。疑衍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情亦與誠通下並同

說見尙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尙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

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論語學而篇云告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

徒唯毋興起。後舊本誤徒今據道藏本正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

藝秋則廢民穫斂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句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

上嘗猶試也下同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竹箭羽旄幄幕畢云說文云極木帳也幄當从木

周禮幕人鄭注云在旁曰帷甲盾撥劫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撥音戈謂大盾也劫未詳疑當作劫古書

也刀把或以木爲之故有靡敵腐爛之患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畢云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腑即腐字

與少儀國家靡敵義微異此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與下當依下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住

作往則讀其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本往誤住則誤列又倒其文遂不可通耳不可勝數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王云下往字涉上往字而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

輟絕而不繼畢云根俗玉篇云根同糧詒讓案周禮廩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云行

糧食而食之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王云食飯當爲食飲之飢飽之不

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后與後

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云絕無後爲之祭主者即此義洪云后當作石即祔

字書文左氏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廟杜預注祔廟主石函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

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从示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

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

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雜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

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

國，虛數於千。畢云：虛，墟字。正文俗从土，治讓案。不勝而入，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

辟，畢云：此闕字之假音，入辟為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

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

曰：畢云：舊作也。南則荆吳之王，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

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皆其證也。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據道藏本補。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

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

不可為也。俞云：不可為也，當作不可不為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

校未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

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

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為劍瘍附著之藥。此下文云：食，則與彼

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蘇云：食者多而利者。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

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畢云：尚，同上。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

莒之國者。畢云：今山東莒州。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

削其壤地。國策齊策云：莒恃越而滅，與此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杜預春秋釋例云：莒

國羸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期於莒，十一世茲平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為齊滅。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齊亦其證。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亦以攻

戰雖北者，且不一著何。道藏本如此。畢本作中山。諸國云：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

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夏子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詒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

滅於趙，詳所染篇。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臆改。實當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一，道藏本作且不著何。並衍一字，且疑祖之借字。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氣，韋注云：翟祖國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國。周

書王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敗胡，胡不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先也。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屠著聲類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會

伊尹獻令，正北有且略，狗胡且略，即此。且左傳翟祖，狗胡亦即不屠何。狗不屠何，並一聲之轉。不屠何，漢為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據國語為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其所

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貊，貉之俗。詳兼愛中篇。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者，

亦當從王校作今者，說見前情與誠通。詳非攻下篇。欲安而惡危，故以意改。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

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

若古者吳闔閭哉？闔，左傳昭二十七年：闔閭，古者吳闔閭。教七年。畢云：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

下疑脫。士字。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閭，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

兵，奔三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

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

兵，奔三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

墨子之言則闕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
閩先有此法矣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
或作隘杜注云三者漢東之隘道案此冥隘即左傳之冥阨史記蘇秦傳云塞鄢阨亦即此集解引徐廣
云鄢江夏鄢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汭淮注形近汭篆文作納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
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鄢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
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卽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戰於柏舉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
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其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
高注云柏舉楚南鄢邑畢云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卽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魯
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折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卽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魯
誤倒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案蘇校近是左傳闕時無宋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
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郟微宋魯百牢事傳會之艾陵見春秋哀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
艾陵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緡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蘇云大山卽太山篇
齊太王作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畢云史記索隱云章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史記正義云顧
大是也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畢云史記索隱云章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史記正義云顧
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詒讓案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吳南江在東南入海毗陵北江在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
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此卽書禹貢周禮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越語云吳之與越
也三江環之章昭別據松江浙江浦陽江爲釋卽張守節所引是也水經沔水入五湖之中者此與顧
流運七百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此與顧
夷說同要皆非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岷江松江並於吳境入海南江入海又兼涉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
環吳越水經注又引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並於吳境入海南江入海又兼涉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
越語之三湖詳前兼愛中篇而葆之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
之未審五湖詳前兼愛中篇而葆之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
稽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孔疏云九
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孔疏云九
夷陽侯李巡注爾雅云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夷與六曰索夷七曰東夷八曰倭
人九曰天鄙案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與吳楚相近蓋卽淮夷非海外東夷也書敘云

成王伐淮夷遂踐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且攻九夷而商蓋服商蓋即商奄則九夷亦即淮夷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成篇云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吳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制鄒郢李注云九夷於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死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說秦伐楚包九夷制鄒郢李注云九夷於屬楚夷也若然九夷實在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五校覈其疆域固可攷矣於是退不能賞孤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事恤孤孤寡其妻子也施舍羣萌畢云此氓字之假音詒讓案尚賢中篇云四鄙之萌人舍予聲近字通施舍猶賜予也左昭十三年傳云施舍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寬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布恩德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章注云姑蘇蠶名在吳西近湖案國語以築姑蘇為夫差事與此書正合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蠶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蘇云罷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人北郭徙大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為大舟隸娶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章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園王宮是也吳語章注云郭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事與二十年闔閭吳事不相涉此類舉之耳園王宮國語吳語云越師入吳國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昔者晉有六將軍六將軍者即六卿為通稱軍將為將軍穀梁文六年傳云晉使狐射姑為將軍是也淮南子道應訓云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昔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又人間訓云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衆王云皆當為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

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別。淮南子人間訓。亦謂張武爲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及若此。則韓魏亦

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間訓。並以此爲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穀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晉云。我舊作

得水而驚。高注云。驚。疾也。又或當作游。即游之省。陸將何及乎。王云。陸將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字蓋淺人所加。蘇云。此蓋逸詩。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字假

音。辟門除道。蘇云。辟。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

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蘇云。齊酒語。篇云。古人有言曰。人

謀。有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二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語也。詒讓案。國語吳語云。申胥曰。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

伯之事乎。畢云。蓋。同。蓋。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舊本脫哉字。王云。天志篇曰。天下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舊本作譽。王引之據下改。與是也。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識昔

人。畢云。舊愚之二。字倒。以意移。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

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

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

畢云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兼云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

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戴云成下當脫則字案戴

說未塙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畢云知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疑當作遠邇咸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

國之說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患篇此謂與大國交相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句焉率天下之百姓

戴云焉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洪云左氏歷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猶乃也利人多功故又大

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作攻因誤為故而寫者合之耳是以天賞之鬼富之畢云鬼舊作愚以意改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

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

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比詳上篇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說文自部云敗城冒曰墜篆文作墮墮即墮之變體一本作墜以湮其溝池畢云湮

當為望攘殺其牲牲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鄭燔潰其祖廟王引之云燔與潰

為燔燹燹書寮字或作寮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寮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寮

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燹燹其祖廟也勁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勁取其首史記陳涉

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牲牲燹燹其祖廟也勁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勁取其首史記陳涉

同畢云戮字从刀覆其老弱孔注云覆滅也遷其重器趙注云寶重之器卒進而柱乎闕極字誤草

書極與柱相似乎。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撓乎哉？罪死無赦。舊本失作先，故作字衍極，極字之借。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撓乎哉？罪死無赦。舊本失作先，故作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義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畢本撓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國語吳語章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以譚其衆也。國語周語章注云：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成二年傳：師徒撓敗。杜注云：撓，曲也。以譚其衆也。國語周語章注云：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賈子新書解縣篇：夫無兼國覆軍，無與唯無辭意。同。蘇云：無疑當作務，非。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廣雅云：陛下威憚大信。夫無兼國覆軍，無與唯無辭意。同。蘇云：無疑當作務，非。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廣雅云：緒也。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裂也。曹憲音必麥反，是剝派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之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改戴云：殺下脫天字。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戴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王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畢云：同。忿，詒讓案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俞云：率，讀爲將率之率。威不圍，圍與疆圍義同。逸周書諡法篇云：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圍。圍，爭之不疾。孫和，卽和字之誤。而衍者，威不圍，圍與疆圍義同。逸周書諡法篇云：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圍。圍，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注云：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章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畢云：偏，當爲偏。王云：古多偏爲偏，不煩改字。非儒篇：遠施周偏。公孟篇：今子偏從人而說之，皆是偏之借字。益象傳：莫益之，偏辭也。本或作偏。檀弓：二名不偏諱。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

三晉之東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為偏又漢書郊祀志其避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
以偏封張湯傳偏見貴人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書中以偏為偏者則不可枚舉漢三公山碑與雲膚寸偏
兩四海亦以偏為偏然則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畢云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
偏之為偏非傳寫之誤也

國若使中興師君子此下有脫字疑庶人也必且數千十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
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紵畢云說文云紡細絲也績緝也

則其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幔雅釋

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為厚餘皆形之誤厚餘言

白虞於食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疑行道路二字

也畢云王逸注楚辭云傑住也楚人名住曰傑王云傑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

也傑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

糧食不繼傑不傑即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衍字之義據中篇改為不

繼而寫者剛存之遂作不繼傑耳案王翬說近是廟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王云闕設二字義無所取當為斯

人其是數百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

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

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

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舊本謬動道藏本作今選夫好攻伐之君舊本選作還洪云明

文與此同。還當是選之講。還遠古字通用。戴云：還當是價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文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文當云：子以攻伐之。據後。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類謂此類。彼非所謂攻。謂誅也。依下文。謂上亦當有所字。說文音部云：昔者三苗大亂。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卽者字之誤。而天命殛之。日妖宵出。引日妖不可通。日疑當爲有之譌。下云：婦妖宵出。有鬼宵吟。通鑑外紀。雨血三朝。開元占經。金匱云：有苗時。龍生於廟。犬哭乎市。舊本脫於字。又犬作大王云：龍生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天雨血沾衣。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太平御覽禮儀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爲犬。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於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皆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青龍夏水地。坼及泉。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云：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高陽乃命玄宮。畢云：舜高陽生於廟。夏水地。坼及泉。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云：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高陽乃命玄宮。畢云：舜高陽云：王云：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命禹於玄宮。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脫誤。今本竹。禹親把天之瑞令。畢云：把。文選注引作抱。說文選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苗氏來朝。禹親把天之瑞令。畢云：把。文選注引作抱。說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命。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未詳。疑當爲雷。電。諱振。雷。壞字。爲田。又誤爲四。諱讓案。令文選說文。手部。云：把。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祇。相近。諱勃。振。震。字。通書無逸云：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震。是其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人面鳥身之神。卽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見之句芒也。若瑾以侍。瑾亦不可通。譏儀禮。覲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禮。四玉云：東方青圭。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瑾當作瑣。東方是珪。於方位。屬東。句芒亦東方之神。故秦圭。猶國語晉語。說四方之神。尊收執劍矣。或云：瑾當作瑣。於形亦近。但於四方之玉不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有大神人。搃矢有苗之祥。疑當作將。將或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天。疑卽指此事。搃矢有苗之祥。疑當作將。將或

近而將同擡矢未詳 苗師大亂後乃遂幾微也 首三苗之後世遂衰微也 禹既已克有三苗 句焉磨為

山川別物上下 此同又云磨字下屬為句焉猶於是也乃也下文湯焉致奉率其衆武王焉殷湯之緒義並與

山郭注或作曆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磨簡侯程黑漢表作歷春申君傳漢曆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樂毅

傳故鼎反乎曆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

曰別為陰陽離為八極然則曆為山川亦謂離為山川也離與曆皆分別之義故曰曆為山川別物上下

世人多見磨少見曆故書傳中曆字多譌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曆字今本皆偽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

伐曆楚策遠自棄於曆山之中今本亦譌作磨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卿制大極讓案疑當為鄉制四極

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曆以磨為確磨之磨則以磨為磨自古已然矣卿制大極讓案疑當為鄉制四極

鄉與鄉形近四篆文作兕與大篆文亦近故五譌鄉即響之省爾雅釋地云東至於 而神民不遠天下乃

泰遠四至於邪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郭注云皆四方極遠之國 而神民不遠天下乃

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選至乎夏王桀 華云文選注引作夏桀時選舊本作還王云還字義不可通

選選與逮同逮及也還與選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選之誤為還輪轉之誤為還漢

書律麻志丙午選師今本誤作選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選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

經逮作選案王說是 天有轄命 畢云轄當是語字詒讓案轄疑當為酷謂嚴命也說文告部云響急告之

也洪說同今據正 三形日月不時寒暑雜至 易釋文引孟喜云雜亂也謂 五穀焦死 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五天數枯旱 鬼呼

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 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案夏德大亂以下四句文義與

即天誅造攻自牧宮也案孟子萬章篇趙注云牧宮天乃命湯於鑿宮 華云舊脫天字據

字唐姚元景造象記作鶴楚金禪師碑作鶴並俗書譌變通鑑外紀 天乃命湯於鑿宮 華云舊脫天字據

類聚引作驪文選注作鑿王紹蘭云鑿宮即孟子牧宮天乃命湯於鑿宮 華云舊脫天字據

即天誅造攻自牧宮也案孟子萬章篇趙注云牧宮天乃命湯於鑿宮 華云舊脫天字據

下文重校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遂與正文潛混文選命論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猶
下淵碑文注兩引亦無此數語畢所校乃下文之異文也
乃也言湯既受天命乃敢伐夏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陰疑降
也王綱蘭云焉之爲言於是也

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尚賢中驚詰讓案國語周語內史過說夏亡回祿信於聆隆

章注云回祿火神聆隆地名左昭十八年傳鄭災禳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楚于夏之城開西北之隅備

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祿即吳回也是融即回祿此與周語所云即一事也

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麗漸考工記匠人城隅之制九湯奉桀衆以克有脫夏字屬諸侯於薄記

雉鄭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詩邶風靜女篇俟我于城隅湯奉桀衆以克有脫夏字屬諸侯於薄記

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視解云湯放桀而復薄

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呂氏春秋云湯誓約于鄆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

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執爲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執縣西南

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

四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薦章天命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

粵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

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遷至于商王紂詳上畢云文選注引依王校正

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王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

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兪云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

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案兪說是也尚賢中篇云則天鄉
其德鄉亦祀用失時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逆亂四時兼夜中誤十日雨土于薄畢云太平御覽引李
與享通乙占亦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引蒼頡篇云吟歎也注有女爲
瀟風乙已占亦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引蒼頡篇云吟歎也注有女爲
雨土於亳今本紀年帝辛五年雨土于亳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引蒼頡篇云吟歎也注有女爲
男天雨肉殷亡之妖云天雨血棘生乎國道經九緯之涂也王兄自縱也王云兄與況同況益也言紂益

嘖毛傳曰況茲也茲與滋同滋益也晉語衆况厚之章注曰况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

同蘇謂即微子赤鳥銜珪中候云鳥太平御覽引作雀珪初學記引作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王乃拜稽

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宋書符瑞志同史記周本紀戴禮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

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鄧止于昌月其書云敬勝念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

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鳥銜降周之岐社今本紀年帝辛

丹書集之周社亦與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傳聞緣飾不免詭異耳降周之岐社三十二年有帝赤

鳥集于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王伐殷事類賦云命曰周文泰顛來賓蘇云孟子云太公避封居北海

周社來賓之事也案泰顛與河出綠圖北堂書鈔地部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與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

太公非一人詳尚賢上篇河出綠圖北堂書鈔地部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與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

緣圖易緯乾鑿度云昌以西伯受命改正地出乘黃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即位地出

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綠籙通地出乘黃周書王會篇云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

乘黃之馬劉寶瑞引孫氏瑞圖云王者德御四方輿服有度秣馬不武王踐功踐功疑踐夢見三神

過所業則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阜高注云飛黃乘黃武王踐功踐功疑踐夢見三神

曰選注文類聚增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以耽酒為沈也史記宋世家紂沈湎于酒詩小雅釋文

云漬淹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畢云填文類聚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

水浸曰漬畢云漬文類聚引作漬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畢云填文類聚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

周字又誤移著乃下遂不可通耳戴云狂夫疑獨夫之誤非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畢云賜太平御覽引作

常之鳥畢為旗考工記轉人云鳥旗七旂以象鵠火也國語吳語謂之赤旗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

朱雀即指鳥旗言之黃與朱色近故赤旗謂之黃鳥之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惟甲子克致天之武王曰子

旗大赤為周正色之旗流俗緣飾遂以為天錫之祥矣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惟甲子克致天之武王曰子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寶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寶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寶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寶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寶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寶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寶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也通維四夷維當作于上文說而天下莫不賓句焉襲湯之緒也詩魯頌閟宮云攬禹之緒毛傳云緒業此

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

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事云史記楚世家云靈熊子始討此睢山之閒畢

討字當為封睢山即江漢沮漳之沮詒讓案史記楚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

熊繹於楚蠻是始封楚者為熊麗之孫繹與此書不同梁玉繩云麗是釋祖雖為楚望然則釋之前已建

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越王繫虧周本紀共王名繫厲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紀地篇吳越春

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盧校繫虧即無餘疑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僖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

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繫無周禮職方氏幽州鎮山醫無閭醫無閭亦與繫無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遂

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閭山是醫無閭短言之曰無慮則謂句踐始為越王亦可云繫無虧短言之又可云繫

虧虧餘亦聲相轉也但無餘遠在夏世而史記越世家則謂句踐始為越王亦可云繫無虧短言之又可云繫

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案允常為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

記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始大稱王案允常為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

自有遠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吳越春秋云

以奉禹祠為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嶺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

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則鄞氏亦兼據趙說矣但此云出自有遠古籍無微

越華姓也漢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據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曰季

連是為半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出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

旬夏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威章王史記越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夏王中

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孔廣森云婁繇或當為婁越即越章也威章字形之誤詒讓案以世

本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為無徵左傳二十六年傳婁子曰我先王熊渠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

引宋均樂緯注並謂熊擊亦熊渠子竊疑變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

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故以荆越齊晉為四大國，不數秦者，時秦方衰亂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為之爾。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於湯，而三千餘國。戴云：萬國有餘，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當作萬有餘國，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

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畢云：求一本。子墨

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

之為馬然。冠也。魯語曰：使童子備官。史記樂書曰：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狡童兮，玉篇曰：

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攻

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是其證。洪云：傅子當是。侯子之譌。方言：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候。後漢書：杜篤傳

李注引方言：候，養馬人也。案道藏本，季本作傅。王說近是。蘇校同。傳或當為孺。孺俗作孺，與傅形近。孺子

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王云：之絕，二

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幣帛不足，則共之。畢云：共

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大國亦讀為交。此云交，大國則不宜云小國之君說。疑小國亦當為人勞我逸。

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攻當為功。量

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也。爭舊本作靜。王云涉下文諸字從言而誤。今改。蘇云靜義與同。案王按是文引服虔作斃云。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與序相厚字或作厚。見漢荆州刺史度本斃路也。一曰罷也。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碑又作序。見三公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詩序厚人倫釋文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桀紂即厚於天下之執。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並譌作序。此言量我與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享字之誤。督以正。說文目部云督察也。爾雅釋詁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必務寬吾衆。信吾師案俞說是也。詳前督以正。說文目部云督察也。爾雅釋詁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援。禮記儒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蘇云句有脫字。當作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案顧校季氏本正作巨。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且今夫也。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尚上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畢云舊脫下不字。以意增王云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者。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今此亦此者之誤。尚賢篇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此者二字皆不誤。

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畢云言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

用之費。舊本王據下文及中篇補三字。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使舊本作傾王云傾民二字

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德與得通其興利多矣。其爲衣

裘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圍禦字通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芊鉏

不加猶云無益。洪云篇中言爲宮室。不加於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之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

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臚。鮮且者鮮臚也。說文帶部臚合五采鮮

色從帶盧聲。詩曰衣裳黼黻。鮮色謂之黼。故合而言之曰鮮。臚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

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臚從盧聲。盧從且聲。故

禮得以及爲之。如籀文遼小篆作遼。或作徂。而詩溱溱。士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卽以且爲之。是其

例矣。案俞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鮮冠組纓。芊鉏鮮組。並鮮臚之異文。又疑當爲華臚。晏子春秋諫下

正變謂羊乃善挽。鉏乃但誤則誤。仞爲从且。又讀羊屬上爲句。並謬。蘇云或作鮮。有二字亦非。其爲宮室

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鉏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周禮司兵云第五

車之五兵。鄭衆注云五兵者戈。戈戟。曾矛。夷矛。鄭康成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爵

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漢舊儀說五兵有甲。鎧。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疑義公羊說。以爲以圍

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畢云者舊作。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

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鉏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

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鉏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舊無不加用而爲者。云無不加用而爲者。云無不加用而爲者。

品脫不字。案俞是也。今據補。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與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舊本無矣。字戴

文補矣。字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二字之誤。案戴校多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讀

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芊鉏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

玩好。以益爲衣裳五者。故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戴云。若猶此也。則不

其數自倍增也。戴說並非。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戴云。若猶此也。則不

文義似。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明吳寬鈔

無說文。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明吳寬鈔

母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家。周禮女子年十五。二十。毋敢不事人。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

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女子年十五。二十。毋敢不事人。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

論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此聖王之法也。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桓公下令於民曰。丈夫

子十五。不敢不有室。王肅語本於此。此聖王之法也。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亦見說苑貴德篇。墨

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次讀爲恣。言其欲蚤處

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以

蚤與其晚相踐。玉藻鄭注云。踐當爲躐。聲之誤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躐除也。戴云。後聖王之法十

斗以酌。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詒讓案詩大雅行葦云酌以俛仰

周旋威儀之禮。頭也或從人免聖王弗為。此句上以上下文例校之當亦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

冬服紺緼之衣輕且暖。入為緼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緼義

合。說文無緼字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人為猛禽狡獸暴

人害民。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服狡蟲高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日疑當

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兵字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

於元時應元即弁之繇變是其證也考工記函人為甲衣。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

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王云利字義不

與利相似而誤。利足以將之則止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舊云上舊作舟楫不易津

人不飾。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士左傳云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意林作三領之衣荀子正論篇楊注云三領三足以朽

肉棺三寸。意林作三寸之棺足以朽骸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

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土部別有堀字訓突也引詩曰蟬蟬堀閣段玉裁注本校堀篆作堀而刪堀免

窟也一條最為精審此堀穴則借為窟字戰國策楚策云堀穴窮流不發洩則止。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

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畢云。辟。同。避。言堀穴。但。速夏。畢云。速。舊作。戴云。下。有。脫。文。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同中篇。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下。疑。有。脫。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畢云。既。文。云。葬。臧。也。从。死。在。謫。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畢云。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贖。

智不智。此字與知通。下同。畢云。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尚。同。上。篇。云。隱。匿。良。道。

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若。三。務。者。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

下度。畢云。舊。脫。爲。字。一。本。有。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

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

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句首此字據上文不當有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為文亦

見下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

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畢云則字據下當為行即相反即吳鈔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

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傳道藏本吳鈔本並同畢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

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並與轉同淮

南主術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變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

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

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畢云舊脫此字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畢云此下舊有

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仁者將與之天下將下當依俞誰賈而使民譽之畢云此下舊有

義不可通當為設置之誤兼愛下篇設以二士設今本亦譌作誰可證置與賈亦形近而譌畢校一本作

霸尤譌謬不可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與與除置與廢譽與非文並相對也

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

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與此為對文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

譽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畢云理前

案唐人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畢本除天下之今據

避諱改

有火自不復於下。至於屋。並以為。為。椳。俗。暮。字。鼎。鼓。几。椳。壺。濫。擣。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擣。从。手。誤。

壺。濫。高。誘。曰。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冷。也。盧。文。弨。云。壺。濫。蓋。器。名。高。注。似。臆。說。呂。覽。慎。勢。戈。劍。羽。

旄。齒。革。寶。鍾。鼎。寶。節。喪。篇。云。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纁。施。夫。玩。好。貨。寢。而。埋。之。後。文。云。扶。而。埋。之。

字。疑。亦。挾。滿。意。滿。意。義。同。說。文。若。送。從。徒。道。也。此。從。公。孟。篇。作。送。死。若。徒。荷。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象。曰。

天子。殺。殉。子。下。疑。當。有。諸。侯。二。字。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夫。詳。尙。同。中。篇。衆。者。數。十。寡。

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柩。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盡。夜。無。時。雜。記。云。

未。註。洪。云。畢。讀。作。翁。縵。經。句。案。翁。字。屬。聲。為。句。聲。翁。當。是。聲。縵。經。畢。云。說。文。云。縵。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

文。云。經。喪。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外。東。方。北。月。苦。縵。縵。地。塌。也。釋。文。塊。本。又。作。由。案。由。本。字。塊。或。體。又。

相。率。強。不。食。而。為。飢。閒。傳。云。斬。衰。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陷。華。云。當。為。隙。隙。之。訓。

盧。云。玉。篇。有。殯。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為。殯。詒。讓。案。莊。子。天。地。篇。云。卑。隙。失。色。釋。文。云。顏。色。黧。黑。黎。黎。

李。云。卑。陟。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隄。疑。亦。與。陟。同。皆。形。容。阻。喪。之。貌。與。瘦。異。也。顏。色。黧。黑。黎。黎。

詳。兼。愛。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

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事。行。者。杖。而。起。鄭。注。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使。王。公。大。人。

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俞。云。蚤。朝。下。脫。宴。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宴。退。二。字。

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寐。相。對。是。五。官。六。府。能。治。五。官。六。府。蓋。上。王。公。大。人。

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畢云：舊求以二。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

厚葬久喪者為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文亦作唯。唯無唯母。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

喪服經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說苑修文篇齊宣王謂田過妻與後子死者。孔廣森云：後子

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則戰國時非儒者蓋不盡持三年服也。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

即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大子申為後子。荀子謂五皆喪之三年。畢云：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

丹朱為堯後子。其義並同。畢云：後子。嗣子適也。五皆喪之三年。如此案喪服經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夫為

妻齊衰期畢。據左昭十五年傳。證此文是也。彼叔向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

是妻亦有三年之義。杜注云：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喪服傳曰：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

之喪。孔廣森云：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

三年之稱也。儒籍曰：妻後於甲子。三年之末。除禫於丙子。二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為五者。謂君父母妻

與後子也。非儒籍曰：妻後於甲子。三年之末。除禫於丙子。二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為五者。謂君父母妻

之。此不當總數為五。疑二字之。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畢云：其同期。詒讓案公孟篇正作期。非儒

誤。案王俞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畢云：其同期。詒讓案公孟篇正作期。非儒

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畢云以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改。

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畢云不下舊。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是據下文。疑當作且。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僻淫。吳鈔本。作淫辟。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

俞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字之誤也。奚后。卽譏語之段音。說文言部。譏。恥也。重文譏。曰譏。或從奚。又曰。譏。譏。恥也。重文詢。曰譏。或從荀。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譏。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奚。譏。奚。卽譏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卽譏之省。后。卽譏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音耳。內積。譏語者。內積恥辱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竝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並爲淫暴。而不可

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舊本夫字。承上文而言。今改正。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豎而毋負己也。王引之云。豎與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豎。其身於己前。則或轉而向己。或轉而背己。皆勢所必然。如此而欲使其毋背己。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豎而毋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偃傳。南面負辰。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莊子說劍篇。說趙文王。宰人上食。王三環之。釋文云。環。繞也。環。環義同。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國語吳語云。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篇。作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畢云。砥礪。當爲厲。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說文。禾部。積。聚也。

墨子閒詁 一卷六 節釋下第二十五 一百七

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城郭修吳鈔本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漢書景帝紀顏注

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者據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唯

之舊作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攻之者據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無

據後文改惟母今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王

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

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唯

惟今據吳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絜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

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

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惟惟與雖同降之罪厲之禍罰而

棄之王云之禍罰之猶與也謂罪厲則豈不亦乃其所哉乃其所猶言固其宜乃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

禍固其宜也亦其所也是其所也若改為反其所則義不可通故古

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哀十六年傳曰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若改為反其所則義不可通故古

聖王畢云後漢書趙咨傳注引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喪法墨子所述或即夏法與曰畢云初學記

亦多棺三寸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釋文云棺用難朽之木桐

寸衣衾三領呂氏春秋高義篇云楚子尙儉有桐棺三寸荀子禮論篇說刑餘罪人之喪棺厚三

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注云為民作制荀子楊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絨蓋

兼用下文孟子公孫丑篇云古者棺槨無度中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畢云死者為人及其葬

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

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壘若參耕之畝。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也。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一。其壘中曰畝。畝土曰伐。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既文。耒部云。耕廣五寸。則止矣。死則既以葬矣。為伐。二伐為耦。與考工說同。若然。一耦之畝。其廣一尺。則三耦之畝。其廣三尺也。則止矣。死則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王云。久哭當為久喪。喪字從哭。哭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喪。見玉篇。廣韻。而傳寫脫去。亡字作久哭。則耳。節用篇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語不該備。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畢云。之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蘇文類聚十一。引校。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據書鈔。九十二。引。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據五狄。在北方。周禮。職方氏。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引李巡。道死。葬。蛭山之陰。本亦作蛭。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邱。氏。春秋。安死。云。堯葬於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論讓案。後漢書。趙咨傳。注。作。堯。葬。邱。氏。春秋。安死。云。堯葬於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家。也。史。記。五。帝。本。紀。八。狄。道。死。葬。蛭。山。曰。堯。家。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皆。小。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臚。曰。穀。林。卽。城。陽。正。義。云。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鶴。鳴。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鶴。鳴。用。穀。尙。儉。畢。葛。以。絨。之。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絨。絨。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云。凡。封。用。絨。去。碑。極。之。云。穀。字。从。木。葛。以。絨。之。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絨。絨。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云。凡。封。用。絨。去。碑。極。之。絨。今。齊。人。謂。棺。束。爲。絨。繩。又。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尙。儉。既。泥。而。後。哭。當。爲。犯。也。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匣。葛。藟。爲。絨。其。穿。下。不。亂。泉。上。云。既。泥。畢。引。作。坎。玉。篇。云。壘。苦。感。切。亦。假。音。也。滿。培。無。封。畢。云。古。無。壘。字。當。爲。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壘。苦。感。切。亦。也。則。此。不。當。云。無。壘。矣。且。壘。者。葬。下。棺。而。云。無。壘。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已。葬。而。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實。不。爲。墳。也。禮。弓。曰。古。也。墓。而。不。墳。如。已。葬。而。

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戒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詒讓案爾雅釋地有七戎詩蓼蕭孔疏引李注云六戎

一曰僂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道死葬南己之市書鈔九十二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云舜南征於

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剛道死葬南己之市

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孟子離婁篇云舜卒於鳴條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

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

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葬於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

九疑之山此云子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巴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

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巴即巴水登巴領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

云南已後漢書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即巴水登巴領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

學記禮部下引墨子並作南已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並引作南紀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於紀

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已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

王說是也舜葬古書多云在蒼梧孟子又云卒鳴條與此云葬南已並不相涉困學紀聞引薛季宣謂蒼

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羅泌路史注又謂紀即冀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

近斯並欲傳合諸說為一實不可通近何秋濤又謂周書王會篇正西柢已即此南已云紀市與柢已聲

已葬而市人乘之淮南子齊俗訓云昔舜禹東教乎九夷九夷詳非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

此並作於越非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

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為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為是

道死葬會稽之山稽瑞引墨子云禹葬會稽鳥為之耘疑此佚文史記夏本紀云或云禹合諸侯計功而

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

病死葬羣棺穿壤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邱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正義括地志云禹陵在越

州會稽縣南十三里案越傳即越絕書衣衾三領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椁

今本越絕記地傳文與裴駟所引略同衣衾三領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椁

衣衾三領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椁

衣衾三領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椁

衣衾三領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椁

衣衾三領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椁

衣衾三領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椁

衣衾三領引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椁

多爲衣裘者。桐棺三寸。畢云：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諱案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爲喪法，曰：使死於澤者葬於澤，死於陵者葬於陵。傳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檇桐棺，葛以緘之。緘，當作緘，說文系部云：緘，束也。引墨子文：蘇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亦云：禹葬會稽，葛以緘之。段玉裁云：緘，今墨子此句，絞之不見。文皆作緘。古蒸侵二部音轉最近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緘作緘，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通。合通之不培。道藏本吳鈔本。土地之深。掘地之深。下無渣漏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深不通於泉，皆其下毋及泉。毋，美鈔本。上毋通泉。後漢書趙咨傳注引作皆下不及泉。上既葬收餘壤其上。壤柔土也。九章算術商功篇：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劉徽注云：壤謂息土，堅謂築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堅，則當云爲其土。堅，詒讓案以上文校之，堅不得屬上。爲句畢說非。壟若參耕之畝。文引作收餘壤爲堅，則當云爲其土。堅，詒讓案以上文校之，堅不得屬上。爲句畢說非。壟若參耕之畝。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文略同。蓋卽本此書。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羣梓桐棺，穿擴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田無改畝，卽其事也。畢云：壟，前漢則止矣。畢云：則舊作取。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詳尙賢上篇後同。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葬埋之法也。王云：北堂書鈔初學記亦如。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大棺六寸，屬四寸，土棺六寸，鄭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既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棺，用槨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梓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案革闌三操。畢云：闌同，讀操同。此云大棺中棺卽大棺與屬下云革闌三操，疑卽所謂水兕革棺被之也。革闌三操。畢云：闌同，讀操同。云：鞞革，鞞也。國語齊語：鞞革注云：鞞革有文如縷也。若然，革棺或亦有文飾與。璧玉卽具。義不順卽當操。畢讀爲鞞，義亦難通。疑當爲鞞。淮南子：詮言訓：高注云：鞞，而也。鞞操形近而誤。璧玉卽具。義不順卽當爲鞞。鞞玉卽具也。而戈劍鼎鼓壺濫前。文繡素練，大鞞萬領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案鞞爲馬鞍具。

之一無大小之分。此大字疑。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吳鈔本無必字。畢云：捶當為埽。說文云：埽土也。埽又。不當云。萬領所未詳也。當讀為捶。除內則鄭注云：捶。搗之也。說文手部云：搗。一。當為塗。說文玉篇無塗字。言築塗使堅。詒讓案疑曰：築也。則捶亦有堅築之義。塗除聲義亦通。謂除道也。差通壘。雖凡山陵。差通疑。當作。樊道。周禮冢人。鄭道也。竊疑此當讀必捶。塗。樊道。句。即九章所謂。樊除也。壘。雖凡山陵。為句。大意蓋謂丘壘之高如山陵耳。然雖凡二字必誤。無以正之。今姑從舊讀。戴云：疑當作。雖凡山陵。為句。大意蓋謂丘壘之高如山陵。差通為壘。脫為字。又倒其文耳。案戴校義。仍不可通。今不據改。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

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畢云：鄉。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畢云：舊脫法。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尙同篇。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請即誠字也。墨子書情請二字。並與誠通。說見尙同篇。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政。正。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畢云：猶。操而不擇哉。畢云：擇。同釋。詒讓案淮南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惡。釋文曰：尙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案義當讀為宜。俞說未。昔者越之東。有駭沭之國者。畢云：駭。舊作輒。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駭。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才。新論作軫。沭。顧云：世德堂列子作木。影宋本作沭。詒讓案意。

材引列子及道藏本劉子風俗篇並作輒沐博物志五引作駭沐宋本列子作輒沐注云又休道藏本嚴
敬順釋文及盧重元注本也作輒沐說文作耳諸涉切耳垂也休美也蓋僭耳之類是也諸家本
作輒沐者誤耳案諸文并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九代云輒沐國名在越東是北宋本實作輒沐依殷
說則輒當作輒後魯問篇以食子為啖人國俗與此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噉人國在交趾西交趾即
南越而國名及方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壽死曰鮮
域並異未知孰是蓋說所本盧校列子則謂鮮析一聲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
支為證說較此為長蓋解鮮析義並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
母而棄之博物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
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
顧云季本炎作啖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詒讓案魯問篇亦作啖人新論同博物志引其親
作炎道藏本列子釋文作啖人云談去聲本作炎後漢書亦作噉人國疑當從啖為是詳魯問篇其親
戚死親戚謂父母也朽其肉而棄之物志亦作列列子釋文云朽本音寡別肉也又音朽殷作尚蓋
肉之謂說文門部云門別入
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詒讓案
渠矣鈔本作垂不成字博物志引作義渠新論同宋本列子渠下注云又康康與垂並渠之形誤周書王
會篇云義渠以茲白孔晁注云義渠西戎國後漢書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即此國也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
謂之登遐畢云燻即熏字俗寫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燻上謂之登煙霞詒讓案列子亦作燻則煙上謂之
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子登假鄭注云登上也荀子大略篇說同義渠在秦西亦氏羌之屬登遐者禮記曲
記世有僊人登遐倒景顏注云遐亦遠也案依廣然後成爲孝子本成爲吳鈔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畢云
云所引及新論似皆以遐爲霞之遐字非古義也

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為非也。詒讓案博物志引有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

中國未足為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為異也。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舊本說以字。王據上文補。則亦猶厚

矣。王云爾雅猶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

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吳鈔本無者字。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

領。足以朽肉。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夏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掘地之深。下無菹漏。菹與沮通。廣雅

足以期其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何乎祭祀。者。次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

以致孝於親。於吳鈔本。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

欲為仁義。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謂即請之譌。請與誠通。畢徑改為誠。未達假借之旨。案王校是也。願說同。今據正。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

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